

彌灑社叢書第三種

風塵三俠

胡山源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彌瀝社叢書第三種

風 塵 三 俠

胡 山 源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彌灑社叢書
風塵三俠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胡山

源

校訂者

錢江

春時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The Musai Library
THE CHIVALROUS THREE

By
S. Y. WU

Edited by
K. T. TSIEN AND M. S. TANG

1st ed., Nov., 1927

Price: \$0.4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呈

第 一 次

表 演 此 劇 的

請 君

卷之二
目錄

風 塵 三 俠

(五 幕 劇)

胡 山 源

全 劇 人 物

李	靖	年二十餘,英俊誠懇
紅	拂	年十八九,婀娜剛健
楊	素	年六十餘,偃蹇
虬	髯客	年三十餘,豪健
劉	文靜	年三十左右,瀟灑
李	世民	年二十,氣傑神旺
道	士	年四五十,陰晦
虬	髯夫人	年二十餘,富麗
吏	甲	
吏	乙	
侍	女	四人
店	夥	年少,滑稽
旅	客	三五人
店	主	年老
僕	甲	
僕	乙	
雜	役	四五人
婢	女	四五人
跳	舞	若干人

第一幕

佈景

富麗的書室。斜置一榻，上施錦褥，左右几案數事，雜置瓶罈，及書畫卷。椅檯三四件。

人物

楊素 李靖 紅拂 侍女四 吏甲 吏乙

(幕開時，李靖與吏甲已在場，幕後細樂悠揚，吏乙由內出。)

吏 乙 李先生，我家相公就要出來了。

李 靖 有勞了。

(樂聲不停，兩女侍左右扶楊素，又兩女侍後隨，一同緩步上。楊素便服，就榻坐，屈一足，女侍左右立，紅拂立右前。吏乙引李靖上前，楊素作蹇態。)

吏 乙 啓稟相公，這位就是求見相公的李先生。

(吏乙退，李靖向上長揖。)

李 靖 京兆三原布衣李靖拜揖。

第一幕

楊 素 罷了。

(樂止)

李 靖 (揖後，退一二步，斜對紅拂，聲調冷峭。)李靖素來聽見相公是個天下的英雄，所以抱着滿懷的希望，到來求見，現在看來，很是失望。

楊 素 怎見得呢？

李 靖 (慷慨)唉，相公還不曉得麼？現在是個怎樣的世界？相公是國家的大臣，責任何等的重大。到了這個時代，正應該禮賢下士，收羅天下的豪傑，怎的可以將這個態度見客人呢！……我本來是個草茅下士，實在不敢來批評相公，可是為國家打算，也為相公自己打算，不能不這樣的提醒相公，相公要是聽了這話，因此發怒，加罪於我，我亦很願承受；不過我總深深的為國家危險，為相公可惜！

楊 素 (斂容而起)正是，我錯了。……我一向住在

鳳塵三俠

種種奉承當中過日子，差不多已忘卻我是怎樣的一個人。現在得先生這麼一說，我真覺得萬分抱愧！先生請坐，如有什麼見教，我很願洗耳恭聽。（坐下）

李 靖 （坐下）到底相公是個非常人，我李靖非常的欣幸！既然蒙相公的應許，叫我貢獻一些愚見，那我就斗膽，老實的講了。（起立）我剛才不是說現在是個怎樣的世界麼，唉，說也可嘆！當今皇上，遠遊江都，相公呢，安居長安，一味的以聲色自娛，享受那人間的幸福：那裏知道天下已是大亂了！各地的英雄，已是興兵而起了！……或者相公要說，這些事情，相公本來知道的，而且是不足介意，不久自會消滅的，更或者只要相公一聲號令，大家就都會俯首貼耳，從此四散的：嚇，可是事情不見得會這般容易罷。

楊 素 爲什麼不是這般容易呢？

（紅拂始終目注李靖，因李靖之言論，面上

第一卷

微顯出種種表情。)

李 靖 那是很容易明白的。當今皇上自從即位以來，到底做了幾件福國利民的事情，這也不必我細說罷，恐怕他那些建造宮室，開闢河道，各處漫遊，和興兵打仗，種種勞民傷財的事情，誰也知道的罷。……現在他住在江都，固然不想就回來，可是我看即使他要回來，怕也不能回來了。……天下的人民，誰肯放過他呢！何況那一班乘時而起的英雄，正在竭力利用這個時機。……若說相公固然是天下的大偉人，可是我很為相公危險。那一班亂民，和一班英雄，既不將皇上放在眼裏，恐誰也不會將相公放在心上了。而且相公自己問問看，究竟這幾年來，相公為天下人民做過幾件好事情？……(稍低聲)這話固然我不應如此說的，但我實在忠心於相公，看到了這實在的情景，又蒙相公許我盡言，所以就這樣放肆起來了。……(復原

調)好罷,相公的號令或者還不出長安城以外罷,那裏還能解散天下已起的英雄呢!

(坐下)

楊 素 先生的說話句句都對,那末究竟先生要我怎樣呢?

李 靖 我今天來,自然有個意思。但我沒有回答相公的說話以前,我還要問相公自己打算怎樣呢。你要怎樣,我便有怎樣的辦法。

楊 素 什麼又要我自己打算呢?

李 靖 哪,就是要問相公,仍舊還是忠心於隋朝呢?還是要爲自己打算?

楊 素 我爲隋朝的大臣,當然忠心於隋朝,什麼叫爲自己打算?

李 靖 爲自己打算,就是——那不必說了——相公——(起立)

楊 素 先生請坐,我明白了。……(吞吐)可是——可是——可是。

李 靖 有什麼可是!……你不知道麼,皇上對你久

第一幕

已不滿意了。皇上要仍舊能夠回朝，恐怕就要使你不便罷。……隋家的天下，可以說早已失去了，你現在這般客氣，那就是便宜他人。你對於隋家的好心，誰還見得着呢！

楊 素 我總覺得不能如先生的說話行。

李 靖 (默然的回身，略走數步，急回問素。) 既然這樣，那你爲什麼又不設法使隋家的天下，和磐石一般的安定呢？

楊 素 (撫鬚意不屬狀) 唉，可惜白髮催人，真的老了。

李 靖 (默然俯視，擡頭見紅拂微哂，微震驚，起立。) 李靖告辭了。

楊 素 且慢。先生年紀輕輕，有這般見識，很爲難得。先生也勳得一個官爵，衣錦榮歸，光耀門庭麼？

李 靖 謝相公好意。但是李靖此來，是爲着天下國家，至於區區的升斗微祿，李靖卻無意於此。告辭了。(長揖)

- 楊 素 (起立)那麼先生慢請,恕不遠送了。
(楊素倚侍婢緩緩入內,李靖分下。)
- 紅 拂 (向吏甲)你去問那位出去的先生住在那裏。
- 吏 甲 李先生,請問你寶寓那兒?(快步追出即復上。)
- 紅 拂 問到了沒有?
- 吏 甲 問到了,住永慶坊龍翔旅店。
- 紅 拂 (急)再追上去問,住那一個房間?
- 吏 甲 (目注紅拂,急應)是。(快步下)
- 紅 拂 永慶坊龍翔旅店,永慶坊龍翔旅店。
- 吏 甲 (快步上,急。)他住在向東那一間,窗外有幾枝修竹的。
- 紅 拂 說清楚了。
- 吏 甲 (緩)向東那一間,窗外有幾枝修竹的。
- 紅 拂 (目視地,微點頭)喔,是了。永慶坊龍翔旅店,向東那一間,窗外有幾枝修竹的,(緩步向內,重複前語。吏甲目視紅拂分頭下。)

第二幕

佈景

客店之一室，左一門，右一窗，窗外隱隱見修竹，窗內倚一粧臺，室內斜置一榻，衾枕平伏未動，雜置几椅若干。時在黎明。

人物

李靖 紅拂 店夥 旅客三五人

(幕開時，李靖在室中往來走着，愁眉不展，時而吁嘆。紅拂紫衣戴帽，作男子裝，手一杖，杖頭繫一囊，細步上，輕輕叩門。)

李 靖 (止步，側耳細聽，一回。)是誰？

紅 拂 (低聲)是我。

李 靖 你是誰？

紅 拂 (低聲)你開了門就可以知道了。

李 靖 (遲疑，開門，驚愕，目注紅拂)你究竟是誰？

紅 拂 (緩緩去帽，脫衣，倚杖，微笑)我就是我呢。



源
梵

- 李 靖 (詫聲)啊,是你!是你!
- 紅 拂 (作禮)是我,就是我,請勿驚怪。
- 李 靖 (答禮,仍是奮興)啊,啊!你來怎的?
- 紅 拂 (淺笑)你真太可笑了,這般的驚慌,我來怎的麼? 慢慢地告訴你。(目視坐椅)客人來了,也不說請坐,只是一味的苦問。這樣是待客人的道理麼?(笑)
- 李 靖 (抱愧)啊,我真糊塗了;請坐,請坐,(撥椅)只是地方太逼仄了。
- 紅 拂 (緩緩坐下)你要問我來怎的麼?嚇!(笑聲)你先猜猜看。
- 李 靖 你——
- 紅 拂 (笑)啊!你自己爲什麼却又忘了坐呢?
- 李 靖 (苦笑)今天我的頭腦真昏亂到極點了。(取椅坐下默着。)
- 紅 拂 (少默後)噢,(笑聲)怎樣?你自己要說的話也忘了!你猜我來怎的呢?
- 李 靖 (急口)該死,該死,我連說話都忘了。……

第二幕

你叫我猜，我那裏猜得到。

紅 拂 你試試看。

李 靖 猜得不對，可不要怪我。

紅 拂 不怪你。

李 靖 那我猜了。你來替楊司空送信給我的，是不是？

紅 拂 (微笑)楊司空的信，怎的要我來送？不對，再猜。

李 靖 你是出來買東西的。

紅 拂 (大笑)更笑話了，誰要我來買東西！而且買東西何以又要買到你這地方來。

李 靖 (低首呻吟一會)喔，是了，這回我一定猜着了。你是到這裏來找人的。

紅 拂 (緩緩點頭笑，一字一笑)着——啊！——我——是——來找人的！

李 靖 找誰呀？

紅 拂 (低笑聲)又來了，(高聲)找你！

李 靖 (突立起)找我？

紅 拂 是的，找你！

李 靖 爲什麼？

紅 拂 (悠然地嘆息) 唉，你坐下。

李 靖 (坐下) 爲什麼？

紅 拂 (正色) 我是楊司空地方的人，你是知道的。然而你要知道，我並不是貪圖他家的富貴，所以才肯留在他家。只因我是素性愛慕英雄，我以爲當世的英雄就是他，所以我才到他那裏去。誰知道他這人徒有虛名，大大的使我失望，我因此早就想去了。——

李 靖 那末，爲什麼沒有早去呢？

紅 拂 正要想脫離他家，可是我又轉了一個念頭了。我不是說，我最愛慕英雄麼？他固不是英雄，然而天下的英雄，未嘗不可以在他家見得到；因爲他是一國的大臣，天下的英雄，當然常要出入他的大門的。所以我又決定暫時留在他家。……唉，可是又很失望；他家來往的人，果然是很多，可憐，竟沒有

第二幕

一個是英雄。我真不信，天下的英雄何以會這般少！（頹喪）

李 靖 （點頭）這真是你的不幸。

紅 拂 （奮然）然而現在我已見着我夢想中的英雄了。這英雄不是別人，就是你！經過我眼睛的人，實在已很多，却沒有一個及你的，我愛慕你，所以我奔來就你！李郎呀，你以為怎樣？（目注李靖，久久，俯首沈默。）

李 靖 （目注紅拂頭頂少時）啊，啊，真出我的意料。既蒙你這樣的不棄，真使我又慚愧，又感謝！我還有什麼可說呢！不過想我李靖，只是一個布衣之士，家無擔石，到處漂流，你雖這樣的厚愛我，我卻怕誤了你呢！

紅 拂 （擡頭）唉，李郎，你真有些小看我了。我要是貪圖富貴，我也不會脫離堂堂的楊府了，（熱切口吻）李郎，我只知愛慕英雄，英雄能發達，也能有富貴的日子，固然很好；可是即使不發達，作個失敗的英雄，窮餓而死

呀，我也是樂意的！……富貴隨地可有，英雄很是難得；一般的英雄還是容易得見，恰正適合我的英雄，怕只有你罷！李郎，我們還用得着客氣麼！（低頭）

李 靖（慷慨）既蒙你這般相推許，我李靖自問也還可算得一個男兒，那你的深情密愛，我也只有恭敬誠實的接受了。（起立，來回的走着）我承認你是個非常人，也正是我夢想中的伴侶。我生來二十多年，天天只在流浪的生活中過着。我本不想享什麼溫柔艷福，因為我知道我是不適於一般女子，而一般女子，也是不適合於我的，現在我見了你，我素來的觀念完全打破了，（靠近紅拂）你真是我的知己，我的愛人，我的心完全給你了。好罷，我們從此共同生活吧。（就坐，憂鬱的聲調）可是，我愛你，我又不得不為你顧慮。你這般的行逕，不怕天下人笑話，後世人唾罵麼？

第二卷

紅 拂 (擡頭微笑)你又欠明白我了。(沈着)不必遠遠的去拉扯卓文君,來作我的護符,我愛你,我就愛你,我要這樣奔來,誰能阻擋我呢!我有我的自主權,我有我的獨立權,就是天下人要笑話,後世人要唾罵,我何必管着呢!天下後世人,既不了解我,我又何必得他們的稱羨,得他們的讚美呢!我亦是沒有家庭,沒有親戚,正和你李郎一樣的人,什麼事我都獨自承當着,害不到別人,我更沒有什麼顧忌。李郎,李郎,我們這樣的意氣相投,終身相許,正是風塵中的一對好伴侶,我們珍重着吧,不要憂三憂四的畏縮了。

李 靖 我不怕,我是爲的你呢。(起立,倚紅拂椅邊。)

紅 拂 我自己還不怕,你又何必爲我怕。

李 靖 你這個人,真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不信天下竟有你這樣的人,不知道我李靖是怎

樣修來的，會得到你！（手附紅拂椅背，俯首不語。）

紅 拂 （俯首）我也這樣想，不知道我是怎樣修來的，會遇着你！（不言久之）

（場上靜默一分鐘，店夥潛步上，伏窗間偷看，急縮頸，張口伸舌。）

店 夥 （低聲）奇怪，奇怪，剛剛來時，是一個男子，現在忽然變成一個女子了。（醜臉奔下）

（李靖仍俯首，紅拂微擡頭，目注李靖一笑，又低下，李靖亦一笑。半分鐘後，店夥及旅客三五人，匆匆潛步上。店夥作手勢，指窗間，衆皆伏而窺之；紅拂又擡頭，與李靖同時微笑，注目久久。）

旅 客 甲 呃哼！（咳嗽聲）（履聲雜沓，衆急下。）

（李靖急斂笑容，擡頭四顧，離紅拂，露慌張狀，紅拂止笑斂容，靜坐不動。）

李 靖 誰來窺看我們了！

紅 拂 由他們窺探便了！（冷然）

第二幕

李 靖 不是當頭的，我又想着了：你既然從楊司空家裏私自走出來了，他家見少了你，難道不要差人出來搜尋你的麼？……楊司空是全京城獨一無二的大人物，他發一個命令，還怕沒有人替他效力麼！這樣，你就難藏了，我就難逃了。剛才聽見有人咳嗽的聲音，我真有些害怕。你想怎麼樣呢？

紅 拂 (調笑)想不到你這般膽小，真還是個孩子呢。(正色，誠懇)你不要怕，楊司空年紀大了，什麼事都不大管了。這是他自己對你說的，很是真實。他現在差不多已是一個死人，只多着一口氣罷了。因此像我這樣奔出來的人，已有不知幾個，他雖然在每一個人走後，也差人出去尋過。可是他並不是一定要尋着的。因此出來尋找的人，落得省力些，就此含糊敷衍過去，只說尋找不到便罷了。你不信，你看後來就是了。

李 靖 話雖這般說，要是果真給他們尋找到了，却

也是麻煩的。

紅 拂 (半嘆)什麼麻煩呢!你怕,那我就去了。(起立)

李 靖 (拉紅拂坐)怎捨得你去!(苦笑)

紅 拂 (立着)不捨得我去,就顧不得麻煩,(坐下,調笑)咳,你是昂藏的鬚眉男子呢!

李 靖 (失笑)真慚愧。(忼爽)好,從此以後,我們倆只在一塊兒便了,什麼亦不要管!(熟視紅拂,久久無語。)

紅 拂 (沈默久久後)你看些什麼?還怕不認識我麼?

李 靖 (笑着)是的,我還不認識你。

紅 拂 (笑着)那末,你看清楚了。

李 靖 (笑着)看清楚了;不單看清楚了你姣好的面目,潔白的肌膚,神妙的儀態,和婀娜剛健的身材,並且看清楚了你聰明的心思,英爽的氣魄,高超的見解,和不可一世的精神。然而我到底還沒有認識你呢!

第二幕

紅 拂 奇了，看得我這樣清楚，何以還沒有認識我？

李 靖 (笑)哈哈，我還不曉得你姓什麼呢！天下講相識相愛到這般程度的人，那有連姓氏都不曉得的道理！你看，還不是我沒有認識你麼？

紅 拂 (笑)原來如此，亦值得大做文章。我告訴你，我姓張。

李 靖 排行第幾呢？

紅 拂 第一。

李 靖 那以後我稱你爲一娘了。一娘！

紅 拂 李郎！

李 靖 (相視而笑)

紅 拂 (店夥旅客雜上窺探，切切私語下。李靖紅拂俱斂笑容。)

李 靖 這店家真討厭。……啊，一娘，我還沒有問你：想那堂堂的楊府，門禁森嚴，不曉得你是怎樣出來的？

紅 拂 李郎，事在人爲呢，雖然他們門禁森嚴，可是怎能阻擋堅決的我。(略頓)不過也正費些氣力的。我動身時正在三更，那時疏星殘月，夜風凜凜，一個人孤零零的出來，就是平安的地方，也是很爲難了，何況是那樣的龍潭虎穴。……幸虧我還算機警；我假扮了府中的小吏，竊了出府的符號，就此賺出來了。……驚嚇是吃足了，先是怕出不得門，後來在街上遇到了查夜的人，幸我說出是楊府辦差的，他們就放了我。……想不到永慶坊是這麼遠，半夜的奔波，卻也是够我勞碌了。(呵欠)

李 靖 正是有勞一娘了！請一娘睡一會罷。(起立邀請)

紅 拂 (略振作)且慢！我還有話問你，你離楊府後，本來想怎樣的？

李 靖 我離楊府後，心中正是十分的焦灼。你知道：長安居，大不易，我自然只好離此他去

第二幕

了。(坐下)

紅 拂 你想到那裏去呢？

李 靖 我想往太原去，因為那地方有幾個朋友，還有一個非常人，頗想去看看，或者有我吐氣揚眉的機會。

紅 拂 現在還想去否？

李 靖 那當然格外要緊去了。一來你才來，楊府雖不十分緊迫，總該避避風頭。二來我一個人，已是拮据萬分，現在又添了你，更是難於維持生活了。……我想我們今天就動身。

紅 拂 且慢着！避風頭的話，亦未嘗不是，但現在就出去，恐怕恰恰自投羅網，因為各城門一定照例要盤查我們的。等過幾天，那盤查也就照例的懈怠了，那時我們再動身，可保萬無一失。像這小小的客寓，一定不會給他們找到的，正可以放心住幾天。

李 靖 (皺眉)你的話未嘗不是，可是——可是一

紅 拂 啊，李郎，你還有什麼難言之隱麼？可是些

什麼？

李 靖 (咂嘴)就是那個問題罷了。

紅 拂 什麼問題？

李 靖 (起立俯首繞室行)長安居，大不易；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

紅 拂 (微哂)我道是什麼事情，原來爲着這個，你放心罷。

李 靖 (仍如前)

紅 拂 李郎！你高興起來，看你這樣子怪可憐的。唉，黃金呀，不知陷盡了多少英雄！……李郎，你見我帶來的一個囊麼？

李 靜 (目注杖頭之囊)那不是麼？

紅 拂 這就好了。

李 靖 (活潑)真好麼？哈哈！

紅 拂 (笑)誰還和你弄假呢！

李 靖 哈哈，好啊！……一娘，我真不曉得向你說什麼話才好！……一娘，你看時間真不早，你我只知閒話，將早起應該做的事情都忘

第二幕

了。面亦不洗，東西亦不吃，真正太可笑了。

(走向門口，大聲) 店家！店家！

(店夥奔上)

店夥 來了，來了！客人怎說？

李靖 先打兩份面水來，後搬兩份上好的早餐來？

店夥 是，是，是，知道了。(下至門外)居然裝闊起來了，看他怎樣開銷！(醜臉下)

李靖 一娘，請到這邊來。(導之向粧臺)

紅拂 (慵態)李郎，我正有些倦了呢。(隨李靖緩步向粧臺。)

——閉幕——

第三幕

佈景

另一個客店的大房間，簡樸。左一大牀（佈景上畫出）牀前梳裝臺一，右內一小榻，上有衾枕，爐一，中煮羊肉，置於右偏。假馬一，立於右偏。正中置矮桌一，椅數張。

人物

李靖 紅拂 虬髯 店主

（幕開時，李靖紅拂，已在場。李靖在庭中刷馬，紅拂慵坐鏡臺前，爐中烹肉，鼻微煙。）

李 靖 一娘，你休息一下罷。想你是千金之體，生長在綺羅叢中的，怎禁得這種風塵的勞碌。你休息了一下，待我把馬兒弄好了，然後我們吃了飯，再好動身。

紅 拂 我卻也很想休息一會，可是這半天的奔波，已經惹了不少的風塵。（對鏡）尤其是鬢髮，

第三幕

零亂得不堪了，我想就此梳理一下。

李 靖 罷啦，一娘，還是休息的好：此刻梳理了等刻上道，仍舊要零亂的。

紅 拂 李郎(解髮)你有所不知。「女孩兒家，愛好是天然。」等到零亂了，等刻可以再梳理的呢。(笑，起立)

李 靖 (笑)真只有你們女孩兒的事情多。

(默半分鐘)(店主上)

店 主 客人，今天住不住在這裏？

李 靖 不住在這裏，等刻就要動身的。

店 主 喔，等刻就要動身的，……很好！……要不要什麼東西？

李 靖 不要什麼。

店 主 呸，不要什麼。(店主下)

李 靖 一娘，我又記起來了，剛才我們出城的時候，我心頭多麼的害怕呀！不曉得你怎樣？

紅 拂 (理髮)你害怕些什麼來？我不害怕。

李 靖 哪，我就是怕楊司空派人在那裏等候我們。

紅 拂 我早已說過了，過了幾天就沒事的，我們在龍翔客店住着的時候，那一班尋我的人，恐怕早已在城門口等候了。

李 靖 一娘，你怎的會騎得這樣的好馬？

紅 拂 我從小就喜歡這頑意兒的，而且我還舞得上幾手劍呢。

李 靖 那你真算一個女英雄了。

紅 拂 (笑)你又要過獎了。

(默半分鐘)

紅 拂 李郎，我們幾天可以到太原？

李 靖 大約十天左右罷，現在你這樣的善於騎馬，那我們或者可以趕得快些了。

(店主導虬髯上)

店 主 (對虬髯)就在這兒歇一會罷，他們亦是不住的。(下)

虬 髯 (進室中)知道了，你把我的驢兒扣好！

(李靖刷馬，紅拂梳頭，各無言。虬髯投革囊放牀下，取枕斜倚牀上，看紅拂梳頭，李靖

第三幕

紅拂各未見及，全場默一分鐘。)

- 李 靖 一娘，你梳頭怎的要立着呢？
- 紅 拂 髮太長了，不立着，有些不便。
- 李 靖 一娘，你今天要梳個怎樣的髻兒？
- 紅 拂 (向鏡中笑)要梳個烏蠻髻兒。
- 李 靖 這要費多少時刻呢？
- 紅 拂 說不定；快就快些，慢就慢些。
- 李 靖 (笑)一娘，這就和我刷馬一般了，快就快些，慢就慢些，哈哈！
- 紅 拂 哈哈，李郎，你太會笑話了，怎可以把你的刷馬來和我的梳頭相比呢！
- (默半分鐘)
- 李 靖 一娘，髻兒已梳好了麼？(回頭向紅拂，忽見虬髯之注視，甚怒。)
- 紅 拂 我快要好了，你呢？
- (李靖不作聲，怒視虬髯，虬髯不覺。)
- 紅 拂 啊，李郎！(擡頭看李靖)怎的不答我話？
- (李靖以目指虬髯，紅拂回首熟視虬髯，一

手當胸搖示李靖，即匆匆挽頭。）

紅 拂 李郎，我已好了，你亦快快歇手罷，我們可以吃東西了。

（李靖呆立不動，紅拂回身至虬髯前，斂衽作禮。）

紅 拂 請問貴客那兒來？

虬 髯 （不動）來處來！

紅 拂 那兒去？

虬 髯 去處去！

紅 拂 哈哈，貴客真爽快！……貴客尊姓？

虬 髯 姓張！

紅 拂 我亦姓張，正是你的妹妹了！（拜下）啊，哥哥，小妹拜見哥哥！

虬 髯 （躍起，虛扶紅拂）啊，少禮！少禮！

（李靖呈驚愕狀）

紅 拂 哥哥排行第幾？

虬 髯 第三哪！

紅 拂 那是三哥了！

第三幕

- 虬 髯 賢妹第幾？
- 紅 拂 第一。
- 虬 髯 那是一妹了。哈哈，今天真僥倖，在這裏逢着一妹！
- 紅 拂 (笑)可不是麼！今天真僥倖，在這裏逢着三哥！
- (紅拂回頭向李靖招手)
- 紅 拂 李郎，過來見了三哥！
- (李靖趨進拜揖)
- 李 靖 三哥，小弟李靖拜揖！
- 虬 髯 (答禮)愚兄亦有一拜。
- 李 靖 (邀請)三哥請坐。
- 虬 髯 李郎請。
- 紅 拂 大家一同坐下罷，拘什麼禮！
- 李 靖 好，一同坐下，哈哈！哈哈！
- 虬 髯 (指爐)那是煮的什麼？
- 李 靖 羊肉。
- 紅 拂 怕就要熟了。

- 虬 髯 那很好，我已是餓了。
- 李 靖 店家！
- 店 主 (奔上) 客人什麼事？
- 李 靖 你去買些餅來。
- 店 主 是！(下)
- 李 靖 (起掇爐，置座中) 果然已是熟了。
- 店 主 (奔上) 客人，餅在這裏！(置餅下)
- 李 靖 且慢，店家，拿刀子來！
- 店 主 (遙應) 是！
- 虬 髯 不用他拿來，我有。(抽腰間匕首)
- 店 主 (奔上) 刀子在這兒！
- 紅 拂 靖 (分取刀) 三哥請！
- 虬 髯 李郎，一妹請！
- (三人取食虬髯食甚速，約半分鐘，均未食畢。)
- 虬 髯 我看一妹是吃慣膏粱美味的，這樣的粗食，怕不能入咽罷，哈哈！哈哈！
- 紅 拂 三哥，那亦不盡然。我最會隨寓而安，有好

第三幕

東西吃，就吃好東西；有不好的東西吃，就吃不好的東西。我能享他人享不來的福氣，更會受他人受不來的辛苦，你要是不信，我也不會隨着李郎出來僕僕風塵了。

虬 髯 喔，原來一妹是這樣的，可喜可喜！

李 靖 正是這樣的，你不要小看了她。

虬 髯 啊，我正要問你，李郎，我……（餘音爲食所阻。）

李 靖 什麼事，三哥？

虬 髯 我看李郎現在並不是什麼富貴中人，可是一妹這般的儀態，確是富貴家出來的，這是怎麼一會事？

李 靖 （欲言又止）這是……這是……（目視紅拂）

紅 拂 （笑）李郎，三哥不是外人，怕什麼不講哪。

李 靖 （疾應）正是，三哥不是外人，我講就是……三哥，你一妹本來是在司空楊素家裏的，那天我去見楊司空，她亦在旁。我和楊司空說了一會話，沒甚結果，就此回到了客店。誰

知那一夜的五更，她就自己到我的地方來了，這真是出於我意料之外的。想小弟不過是一個窮書生，那裏有什麼力量會娶得起她這樣一個天人呢！

虬 髯 原來如此，果然我料得不錯。那麼，你們現在想往那裏去呢？

李 靖 我們想往太原去。

虬 髯 (食畢) 喔，太原去，(用刀亂切餘肉) 店家！

紅 拂 三哥吃飽了？

虬 髯 飽了，哈哈，吃得很暢快。……店家！

店 主 (奔上) 客人怎的？

虬 髯 你拿這些肉，去給我的驢兒吃！

店 主 客人，驢兒喂料就是了，怎的可吃羊肉？

虬 髯 你怎知道！我的驢兒不是平常的牲口，你去喂他就是，不要多講！

店 主 是。(下)

虬 髯 李郎，愚兄吃了這許多東西，一發引起我的高興來了，有沒有酒？

第三幕

李 靖 有有有！……店家！

店 主 (奔上)不得了，忙死了，……客人是不是問那驢兒吃了多少？說也奇怪，都吃完了，一點兒也不存了，吃得真快呀！……

李 靖 店家，你去取些酒來！

店 主 是。(下)

虬 髯 李郎，一妹，我有一些下酒物，你們倆喜歡否？

李 靖 是什麼東西？

虬 髯 (起取革囊)在這當中。(解囊)

店 主 (奔上，挾酒和杯)客人，酒在這裏！(下)

虬 髯 (取人頭出)你看哪！

李 靖 (失驚躍起)人頭！

虬 髯 (取心肝出)還有哪！

李 靖 啊，心肝！

紅 拂 李郎坐下了，失驚打怪的作甚！……三哥，這些東西是從那裏來的？

虬 髯 這是從一個天下負心人那裏來的。(却頭囊)

精
塾



中，取心肝入座。)

- 李 靖 (就座)他跟三哥有什麼仇麼?
- 虬 髯 不是的，「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我最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 紅 拂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 虬 髯 (以刀切心肝)說亦話長。……這人生前，自負很有才情，因此有一個女子愛上了他，那女子也算得才貌雙全，照理是一雙兩好，可以享盡人間的艷福了，那知道他過不幾時，就將那女子丟棄了，累得那女子死不得，活不得……
- 紅 拂 那時就該殺死他。
- 李 靖 不該罷，怕沒有破鏡重圓的日子麼?
- 紅 拂 破鏡重圓，總是有一個碎裂的痕跡了，我很不願意聽這句話。…殺死他，殺死他，……
- 李 靖 不該殺死他!
- 紅 拂 一定殺死他!
- 虬 髯 哈哈，真好頑哪，你們爭些什麼，聽我講罷。

第三幕

……我實在就要殺死他。——

紅 拂 好罷，三哥真是快人！

虬 髯 可是那時我沒有殺死他。——

李 靖 好罷，三哥真是明白人！

虬 髯 爲什麼我沒有就殺死他呢？只因那女子雖然恨那男子，却還是很愛那男子的，還是時時刻刻的想望那男子回心過來向她。——

李 靖 哈哈，(向紅拂)是那女的自己不爭氣呢！

虬 髯 那男的，果然也似乎要再回心向那女子的，只爲那女子還有一些錢，——

紅 拂 這樣的男子，爭得些什麼氣呢！

虬 髯 那時我正有旁的事情，而且看這種情形，還可以拖延多少時候，所以我就到別的地方去了。一別十年，直到昨天晚上，我再到那地方，才知道事情已是壞了。

紅 李 拂 靖 什麼呢？

虬 髯 那女的已是死了。

紅 拂 怎樣死的？

虬 髯 原來我去後不久，那男子果然又回到那女的地方，將那女子的錢，不到幾時，就都用完了。又是丟下那女的，一個人逍遙遙的去了，那女的還是愛他——

李 靖 真不爭氣！

虬 髯 還想他回來，可是錢沒有了，怎樣生活，沒有多時，就此生生窮愁而死了！

李 靖 却也可憐，果然那男子該死。應該殺死他！

紅 拂 三哥，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是十年前就將那男的殺死了，怕那女的就不會這樣的死了罷？

虬 髯 一妹說得很是。……當夜我就在妓院裏找到了那男子，就這麼的（作殺割之勢，狠聲）了結了他。……現在我們喝酒罷，十年來的心事，今天消散了。（酌酒各杯中，分切碎之心肝於各人面前。）好痛快！請！（舉酒飲，食心肝。）

紅 拂 真痛快！（舉酒飲，食心肝。）

第三幕

- 李 靖 該死的東西！(舉酒飲，食心肝。)
- 紅 拂 李郎，你說這負心人的心肝好吃不好吃？
- 李 靖 不好吃。
- 紅 拂 爲什麼呢？
- 李 靖 因爲是壞心肝哪！
- 虬 髯 哈哈，照呀！
- 李 靖 一娘，你說好吃不好吃？
- 紅 拂 好吃的。
- 李 靖 爲什麼呢？
- 紅 拂 因爲是壞心肝哪！
- 虬 髯 哈哈(大笑)格外對了！請呀！
(飲酒，默半分鐘)
- 虬 髯 我看李郎，也真是一個大丈夫，現在要到太原去，不曉得李郎在太原認不認得什麼唯一的英雄？
- 李 靖 有的，照我看來，這人正是唯一的英雄，此外還認得許多人，大概只好作他的將帥。
- 虬 髯 這人姓什麼？

- 李 靖 和小弟同姓。
- 虬 髯 有多大年紀了？
- 李 靖 不過二十歲。
- 虬 髯 現在幹什麼事？
- 李 靖 他是太原將軍的三公子，不幹什麼事。
- 虬 髯 是了，這人我亦聞名很久了，現在我很想見見這人，你能不能想個法兒，使我和他會見一下子？
- 李 靖 那是容易的，小弟的朋友劉文靜，和這人很要好，只要請劉文靜請他來就是了。……可是不曉得三哥要見他作甚？
- 虬 髯 望氣的人說，在太原的地方，有一道奇氣，上沖霄漢，那裏必定有個非常的人，所以我要看看他。
- 李 靖 原來如此。
- 李 紅 拂 三哥，你看了他作甚呢？
- 虬 髯 (嚴重)這話麼，——我看了以後再說罷。
- 李 靖 三哥是否也要投奔於他？那是我可為你作

第三幕

介紹的。

紅 拂 李郎，你笑話了，三哥是何等之人，豈肯去投奔他。

虬 髯 照呀！一妹真是張氏一家的人，能知道她的哥哥！……啊，李郎，你想幾天能到太原呢？

李 靖 怕要十天罷。

虬 髯 這麼遲！

李 靖 已是很快了，你想：此地相去太原，有一千餘里呢。

紅 拂 那麼三哥幾時可到？

虬 髯 我是沒有一定的，要快就快，要慢就慢。

李 靖 慢呢？

虬 髯 一年半年。

李 靖 快呢？

虬 髯 一天半天。

李 靖 那真是太奇怪了。

紅 拂 李郎，你要知道：「天地之大，」是「無奇不有」的呢！

- 虬 髯 (擲杯而起)李郎,一妹,愚兄在路上還有一些勾當,想先行一步,就此告辭了。
- 李 靖 三哥既然要看看那位唯一的英雄,何不我們就此同道而去呢,免得你到了太原,找不到我們?(起立)
- 虬 髯 李郎有所不知,我在路上有些事情,要好幾天才能了,所以先行。
- 李 靖 幾天才能了你的事情?那你在太原時,一定在我們之後了。
- 紅 拂 你不要忘了,他一天半天就能到的呢。(起立)
- 李 靖 真的麼?……那也不要說了。三哥,十天之後,我們到了太原,往什麼地方來找你呢?
- 虬 髯 你在第十一天的早上,太陽將出的時候,到汾陽橋來等我便了,那時我準能和你們相見。……李郎,一妹,愚兄就此去了。……哈哈,我們真可以算得風塵中的知己!
- 李 紅 靖 拂 正是,風塵中的知己!……三哥慢請,恕不遠送!

第三幕

李 靖 (追前一步,遙望)那驢兒果然走得快,眨眨眼,已是看不見了。(退後)一娘,今天遇到這個人,真是太奇怪了!

紅 拂 你是喜歡呢,還是害怕呢?

李 靖 我亦喜歡,亦害怕,你呢?

紅 拂 我只有喜歡!

李 靖 怎的?

紅 拂 李郎,你相信我的一雙眼睛麼?

李 靖 怎說?

紅 拂 你要是相信的你不要怕!

李 靖 爲什麼呢?

紅 拂 李郎,你看這人如何?

李 靖 是一個英雄。

紅 拂 好了,你的一雙眼睛,亦不下於我。……是一個英雄,是一個大英雄。怕些什麼來!

李 靖 (奮起)不錯,怕些什麼來!……一娘,我們亦可以動身了。

紅 拂 正是,亦可以動身了,不要失了汾陽橋上相

約之期！

李 靖 店家，算賬，我們要動身了。

店 主 （在內應聲）來了，來了！

——閉幕——

第四幕

佈 景

花園中，垂柳下，小方桌一，亂置棋枰棋子，周圍几椅數事。

人 物

李靖 劉文靜 虬髯 李世民 道士 僕甲
僕乙

(幕開時，劉文靜獨坐園中看書(或弄任何樂器,)意態閒逸，僕甲在旁煨茶，李靖與虬髯大笑上。)

虬 髯 哈哈，真暢快！可是一妹不來，我總有些缺憾。

李 靖 我想她來了亦沒甚事，還是住在客店裏休息的好。她亦這樣想，所以就不來了。

(二人漸近文靜，文靜不知。)

李 靖 (朗聲)劉大哥，你好自在也！

文 靜 (擡頭，棄書，躍起)啊，李賢弟，好久不見

了，今天甚風兒吹來的，嚇了我一大跳！（指虬髯）這位是誰？

李 靖 正是，我該爲你們引見。劉大哥，這是張三哥，……張三哥，這是劉大哥。

文 虬 靜 髯（拱手）張三哥請了。僥倖得很！
劉大哥請了。僥倖得很！
哈哈！

文 靜 張三哥，李賢弟請坐。

李 虬 靖 髯（就坐）有坐。

（僕甲調椅，上茶）

文 靜（就坐）李賢弟，我們在太原北門外射雁以來，到現在已有多少時光了？

李 靖 劉大哥，那不是已經三年了麼？

文 靜 哈哈，真的，已經三年了！那時多麼熱鬧，現在想想，還好像在眼前呢，光陰多麼快呀！

虬 髯 光陰真似箭哪！

文 靜 李賢弟，自從那年別後，一向可好？在那兒存身的？

李 靖 沒有什麼好不好，也沒有什麼一定的地方，

第四幕

只是像個大風大水裏的浮萍，飄來飄去罷了。劉大哥可好？

文 靜 還好；飯是吃得下的，覺是睡得來的，哈哈！

李 虬 靜 哈哈！

文 靜 請問李賢弟，你和張三哥是新交呢？還是舊交？

虬 髯 劉大哥，李郎說，像個大風大水裏的浮萍，真的不錯，我們是萍水相逢呢。

李 靖 正是萍水相逢。

文 靜 喔，原來是新交。……在那兒相逢的？

李 靖 在靈石旅店；那時我正和我的一娘，到那兒打尖，三哥也就來了。……（語氣未畢）

文 靜 啊，住了！李賢弟，誰是你的一娘？

虬 髯 就是你的嫂子。

文 靜 怎的賢弟不給我一個信兒，待愚兄喝杯喜酒？怕愚兄送不起賀禮麼，那太豈有此理了！

李 靖 大哥有所不知，小弟是倉卒成婚的，來不及

風塵三俠

送信給大哥，改日再和一娘同來謝罪！

文 靜 那末，今天爲何不和嫂嫂同來？

李 靖 她長途奔波，有些勞頓了，現在歇在客店裏，請大哥饒恕這個。（起立作揖）

文 靜 （笑）看你怪可憐的，就恕了你。……不過不要忘了，總要給我拜見嫂嫂。

李 靖 那自然。

文 靜 啊，那時你們打尖，三哥來了，後來便怎樣呢？

李 靖 後來大家意氣相投，一娘亦姓張，便和三哥結成了兄妹。

文 靜 原來如此；那嫂嫂定是一個非常人了，會識得三哥這樣英雄。

虬 髯 愚兄雖算不得英雄，一妹卻正是個非常人。

文 靜 （向李靖）可賀，可賀！真是李賢弟的福氣。……來呀，書房擺酒！

僕 甲 （應聲上）喏！（立着）

李 靖 （急起搖手）且慢！還該等一個人。

第四幕

文 靜 誰？

李 靖 我問你，近來常見李公子麼？

文 靜 常見的，什麼事？

李 靖 就是要等他。

文 靜 爲什麼？

李 靖 我們不是常說李公子是個參天拔地的大英雄麼？可是我們的眼光，也許不很準確的，現在這位張三哥，卻最善於相人，我想不妨乘此機會，叫人去將李公子請了來，大家喝一會酒兒，一面敘敘這幾年來的別情，一面就待三哥細細地相他一下。

文 靜 (奮興)那是妙極了！(向僕甲)你去整備酒席，再叫一個人來。

僕 甲 喏！(下)

文 靜 張三哥，李公子來了，包你滿意——他真是個大英雄哪！

僕 乙 (上)老爺有什麼吩咐？

文 靜 你拿了我的名片，請李公子來，說京兆三原

李郎君來了，速去速回！

- 僕 乙 喏！（下）
- 文 靜 （向虬髯）啊，張三哥府上那兒？
- 虬 髯 愚兄以天地爲家，四海之內，都是愚兄的庭園，正不知道愚兄的家在那兒！
- 文 靜 好一個英雄的口氣！哈哈！
- 虬 髯 哈哈，豈敢！……老實的講罷，愚兄的家，現在長安城裏，可是不久愚兄就要遷居了！
- 文 靜 遷到那兒去？
- 虬 髯 那總是四海之內了。
- 文 靜 張三哥又要笑話了，哈哈！
- 虬 髯 哈哈，不敢！現在說不定遷居那裏，怕還是在長安城內，劉大哥看着罷。
- 文 靜 不知道張三哥一向作些什麼事業？
- 虬 髯 我作的事業麼，哼！（激越，起立，手舞足蹈）殺人！
- 文 靜 靖 殺人？殺得好，天下該殺的人太多了！
- 虬 髯 要殺盡那該殺的人！

第四幕

- 李文虬 靖靜 尤其好了，殺他一個干干淨淨！
虬 髯 不殺人，不能活人哪！
文靜 靖靜 照呀！痛快呀！不殺人不能活人哪！
虬 髯 殺盡了該殺的人，活盡了該活的人，愚兄的事業就此——
- 僕 乙 (匆匆入) 啓稟老爺，李公子來了。
- 文 靜 (起立) 有請。
- 僕 乙 有請李公子！
- 世 民 (大步上，神氣揚揚，文靜，李靖，虬髯俱出迎。) 劉大哥好？(向李靖) 李大哥好？好久不見了！(向虬髯) 這位是誰？
- 李 靖 李賢弟好？正是好久不見了！……這位是我的親家張三哥！
- 世 民 (拱手) 張三哥請了，今天得見張三哥，僥倖得很！
- 虬 髯 (初見時震驚，此時微露踌躇) 請了。
- 世 民 啊，李大哥，你和張三哥是怎樣的親家？
- 李 靖 他是我的大舅。

- 世 民 原來李大哥已是成家了，恭喜恭喜！（拱手）
- 李 靖 不敢不敢。
- 文 靜 （手邀）大家坐了談罷，請！
- 衆 請！（衆就坐，虬髯獨後，坐末座，垂首無語。
僕乙調椅，送茶。）
- 世 民 （向李靖）李大哥總還記得北郊外射雁那一
會事麼？
- 李 靖 可不是麼？我和劉大哥正談到這事呢。
- 世 民 光陰真快，眨眨眼已是三年了。
- 李 文 靜 正是已經三年了。
- 世 民 李大哥一向在那裏過生活？
- 李 靖 僕僕風塵，也沒有個定處。
- 文 靜 （起立）我們到裏面去喝杯酒兒，慢慢的談
罷。
- 李 靖 且慢，索性等我們談上一會兒罷。
- 世 民 可曾遇見了什麼英雄？
- 李 靖 有；就是這位張三哥！
- 文 靜 （坐下）不要忘了你家嫂嫂。

第四幕

李 靖 正是還有我那一娘。

世 民 張三哥，果然是個英雄。(向虬髯)啊，張三哥，小弟和劉大哥，李大哥，都是八拜至交，不曉得張三哥，肯不肯算小弟是個朋友？

虬 髯 (幽悶之聲) 那有什麼不可以，可是我是不能為你效勞的，你還是不要當我朋友罷。

世 民 張三哥言重了。

世 民 (手弄碁子，目視文靜) 劉大哥近來碁興如何？

文 靜 不甚好，總是沒個高手呢？

世 民 要是有了高手，不要忘記來叫我一聲。

文 靜 是了。

(虬髯向李靖使眼色，起至臺左前，李靖隨至。座上依舊談話。)

虬 髯 (聲低而沉着) 真是一個聖明天子！

李 靖 (驚喜) 真麼！(揚聲) 哈哈！

文 靜 李賢弟笑些什麼？

李 靖 笑我的好笑！(隨入座，虬髯徘徊少時。)

- 虬 髯 我想去去再來，請諸位大哥寬坐一下。
- 李 靖 什麼事？
- 虬 髯 我有一個道兄，亦很有基癖的，我想去請他來和我們一同敘敘。
- 文 靜 那很好！
- 世 民 (起立)啊，劉大哥，李大哥，張三哥，小弟亦要去去再來，奉家父之命，天天午後這時是要出去操兵的。
- 李 文 靖 不很久罷。(起立)
- 世 民 不很久，再見，再見，(拱手)張三哥，再見。
- 虬 髯 慢請！
- (世民飄然去，虬髯立着，意欲即行。)
- 文 靜 李賢弟究竟所笑何事？
- 李 靖 沒有別的；張三哥說，李賢弟真是一個聖明天子！
- 文 靜 (驚喜)當真？
- 李 靖 當真！
- 文 靜 果然？

第四幕

- 李 靖 果然!
- 文 靜 哈哈!
- 李 靖 哈哈!
- 文 靜 果然我們的眼光不差!哈哈!
- 李 靖 果然我們的眼光不差!哈哈!
- 虬 髯 可是我還不能十分的確定，我只能確定他的十分之八九，還有一二，要請我那道兄看了才行。
- 李 靖 你的道兄是誰?就是你說他亦有基癖的麼?
- 虬 髯 正是他，他是一個雲遊四海的道士，他那一雙眼睛看過的人，決不會錯的。
- 李 靖 他現住在那裏?
- 虬 髯 他現住在長安，我要立刻去請他來。
- 文 靜 (失驚)有這等事!長安去此，有千里之遙，張三哥怎說立刻去請那道兄來呢!
- 李 靖 劉大哥，你有所不知，張三哥是個非常人呢!
- 文 靜 (將信將疑)真的麼?那麼我們在此恭候張

三哥和道兄便了。

虬 髯 好，愚兄去去就來，等刻再見。(拱手下)

李 靖 劉大哥，小弟亦想去去再來。

文 靜 奇了，你又有什麼事？怎的亦要去去再來？

李 靖 你猜來。

文 靜 哈哈，知道了，你要去望望嫂嫂。

李 靖 (笑着呀，一些也不差！

文 靜 有妻子的人這般不自由哪！ heel heel

李 靖 休得取笑。劉大哥，(拱手)小弟真個要去去再來。

文 靜 (扯住)李賢弟，你我三年闊別，不可算不久，現在沒有別人，正好細說衷曲，你就多在這裏一會兒罷，他們不久就都要回來的。——來，我們不妨先到書房裏去，喝起酒來。

李 靖 (遲疑片時，一笑坐下)好，就不去罷。不過要談話，還是這裏爽快。酒亦是等刻兒喝的好，人多了可以分外熱鬧些。

第四幕

文 靜 (坐下) 那亦好。——方才賢弟說，這三年來，都是過的飄蕩生活，究竟這三年來遇到些什麼事呢？

李 靖 好，我說給你聽：自從別了大哥之後，第一年是漫游東北一帶，出入長城好幾次，白雪皚皚，堆滿了千山萬山。第二年是漫游東南一帶，浩浩的長江，洋洋的大海，雖沒有巍巍的高山，也覺快意。那又正是秋盡江南草未凋的時候，楓葉的殷紅，比了春花還要豔麗呢。不過看看一路的民情，覺得天下真個就要大亂了。因此想這個大好的河山，不知將來要落在誰人的手裏，便回到了長安。……等到長安，已是第三年的春天了。上林的花草，曲江的風物，也沒有好好的賞過一會，一來是意興漸覺蕭索，二來是頗想在那裏找個機緣，拯救天下的人民，脫離於水火，也就此自己做一番事業，顯揚一下，不枉了自己七尺昂藏之軀。……可是機緣真

不好呢。——

文 靜 爲什麼呢？

李 靖 那負一世英名的楊司空，已是暮氣沉沉的待死了，此外餘子碌碌，更是不必說。我枉自去見了楊司空一場，就此毫無結果的出來了。我想我真不幸！

文 靜 實在也是天下人的不幸呢！

李 靖 可是我就在楊司空家裏遇到了我那一娘。當時雖沒有和她談上半句話，多蒙她一見心許，那晚的五更初，她便奔到我的客舍裏來了！

文 靜 真的麼！原來嫂嫂是堂堂相府裏的千金！那一定美貌之極了。（笑）

李 靖 她不是什麼千金，她不過是流落在相府的一個孤女，美呢，卻是真的。——

文 靜 以下的事我都明白了；因此你們想避到太原來，以免楊司空追尋。在路上又遇到了張三哥。可不是麼？

第四幕

李 靖 正是這樣！

文 靜 此後還要那裏去呢？

李 靖 不想那裏去了，的確的，看遍天下的英雄，誰亦及不來李公子和張三哥。——（虬髯與道士突然上）

虬 髯 劉大哥，李郎，不太遲麼？

文 靜 （與李靖同起）果然來得這般快，不遲不遲！——張三哥，這位就是你的道兄麼？

虬 髯 正是，他乃是我生死至交太空道人。道兄，這是劉大哥，這是李郎君。

文 靜 得見道兄，很是僥倖；（拱手）道兄請坐。

道 士 劉大哥請，李郎君請。

李 靖 道兄請。

（僕乙掇椅，送茶。）

文 靜 道兄仙山何處？寶觀何名？

道 士 我是一個浪遊的貧道，那來的仙山，那來的寶觀。

文 靜 喔，原來道兄是逍遙的雲中白鶴。

- 道士 豈敢！
- 虬髯 李公子可來了沒有？
- 文靜 還沒有。(向僕乙)來。
- 僕乙 喏！
- 文靜 你聽清了：你到李公子那裏，對他說，著碁的人來了，請他來觀局。速去速來，不要遲誤！
- 僕乙 喏！(下)
- 李靖 現在我想你們不妨先下起來。
- 道士 那亦很好。
- 文靜 只是我的手段不甚高明，恐怕要貽笑罷。
- 虬髯 不用客氣！
- 文靜 可是李賢弟和張三哥未免太無趣了。
- 李靖 那不要緊，我們作壁上觀就是了。
- (文靜道士開始著碁，約半分鐘。)
- 文靜 道兄果然是個高手，只須幾子，已經使我擔當不起了。……李賢弟，你幫我的忙罷。
- 李靖 (笑)那不能，一個對一個，才算好漢。
- 文靜 這又何妨，道兄還有張三哥啊！

第四幕

李 靖 那還有理……(指碁)哪，這就好了。

虬 髯 倒亦爽快，真是捉對兒廝殺了。

(靜默約半分鐘，僕乙上。)

僕 乙 李公子就來了，他還要換去操兵的甲冑，叫小的先走一步，報知老爺們。

文 靜 知道了。

(僕乙退)

文 靜 想來張三哥的手段，總亦不在道兄之下，是麼？

道 士 正是，而且他喜歡殺，他善於殺；他殺碁子，正像他的殺人。

虬 髯 道兄說得不錯，可是我沒有道兄，也成不得什麼大事，還虧道兄細密的計劃，謹慎的補救哩！

李 靖 你們倆不要彼此過謙了。

文 靜 那末張三哥爲什麼不發些慈悲心，少殺些呢？

虬 髯 少殺些麼？(奮發)哼！我不能少殺！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我要多殺！

文 靜 要是失敗了呢？

虬 髯 那亦何妨！

李 靖 當然是不可以成敗論人的。

(世民飄然入)

世 民 (長揖)小弟來遲了，請諸位大哥恕罪。

文 靜 (起立)不要客氣，請坐。

世 民 有坐。(坐下)……這位道兄就是新來的國手麼？

文 靜 正是。

世 民 (拱手)失敬了。

道 士 (注視世民，皺眉低頭，亂碁子)罷了，罷了，這局碁完全輸了，(起立)沒有法子了！

文 靜 怎的！明明是你得勝，那裏是你輸了！

虬 髯 (目視道士)果然沒有法子了麼？

道 士 沒有法子了，輸了！輸了！

文 靜 真是奇妙到極點了！

(道士與虬髯向臺口，李靖將頭繞圈，沉思，

第 四 幕

隨之行。)

文 靜 (向世民)還是我們倆來一局罷，我們長久沒有對壘過了。

世 民 好(與文靜對奕，默)

道 士 (與李靖虬髯同立，去世民文靜極遠)張賢弟，什麼都完了，不要說了。這個世界不是你的世界了，你另外去找一個世界罷。……李郎君說得好，英雄是不可以成敗論的，成的總也要敗，敗的也未嘗不就是勝。可是英雄還是英雄。你能看破成敗最好，不要再想成什麼事業，落得逍遙遙的過一世，做幾件爽爽快快自己所喜歡的事情。要是你還想做些事業，得個成功的，那末，天地很大，到處可以發展你的抱負，區區的中原，得了何足貴，失了何足悲！你做你的人，那就是了！

虬 髯 道兄的說話，句句都是金石，我那有不聽從的道理。……(振奮)好，得放手時且放手，



從此丟開便了！李郎，我們要先行一步了，不知李郎幾時離開此地？

李 靖 我和劉大哥久別重逢，想在此地盤桓幾天，敘敘我們幾年的別情。

虬 髯 那亦好，那末你到底幾時再到長安？

李 靖 那說不定。三哥有什麼事吩咐小弟，小弟當立刻就來。

虬 髯 不是我有什麼吩咐。我要老實的講，我想李郎到底是個貧士，一妹雖然帶了一些資財出來，到現在總是所餘無幾了。而且來日方長，也不可不一個久遠之計。我要想送些東西給你們，所以我希望你們會到我家裏來一次。……而且一妹嫁了你，我做哥哥的，不給她一些好看的妝奩，在你們李府上看來，固然覺得有些說不過去，便是我自己，亦很覺得十分的可恥，我正要想給她一些東西。

李 靖 那三哥太客氣了，錢麼，我們自己總可以想

第四卷

法的，那裏可以接受三哥的錢！

虬 髯 不要這麼說，我還有一個意思在內呢。

李 靖 什麼意思？

虬 髯 你和一妹來了再說罷。

李 靖 既然三哥這般厚愛，小弟也不固却了，我在此歇上五天，十五天後，我就和一娘到長安來找你便了，我正想和你住在一塊兒呢。可是你住在長安那兒呢？

虬 髯 你在第十六天的上午，可以和一妹到城南英華坊來訪我，進坊轉一灣，有一個小小的木板門，那就是我的住處了，你們敲門，便有人來開。

李 靖 遵命。

虬 髯 (回首) 劉大哥，李公子，恕不奉陪，我們要告辭了。

世 民 (起立) 可否賜教一局？

文 靜 (起立) 爲什麼這般緊要，一來就去？

虬 髯 我們自認失敗了，你們自己頑着頑着罷。

道士 失陪了。

虬髯 李郎，我等你，你不要忘了！

李靖 遵命！

(互拱手，虬髯道士下)

文靜 我看他們去得這般匆匆，頗有些兒奇怪，不知他們究竟所爲何事。

世民 正是，我亦這般說……唉，張三哥真是一個英雄！可惜就此去了！

李靖 我想他們自有他們的事。

文靜 不錯，我們還是到書房裏去暢飲罷。

世民 且慢，要享用必定先要收拾了這一局殘碁。

李靖 好！

(文靜，李靖，世民退至碁桌邊)

——閉幕——

第五幕

佈 景

一陳設極富麗之大客廳。

人 物

李靖 紅拂 虬髯 虬髯夫人 婢僕十餘人

跳舞隊若干人

(幕開時,李靖紅拂與管門人且談且入廳。廳中婢五六人;廳前庭中僕亦五六人。)

李 靖 是三郎叫你等着我們的罷?

管 門 是的。三郎早已吩咐小人,今天在門口等候李郎和一娘子,小人已等得好久了。

李 靖 (已至庭前)三郎在那裏?

僕 甲 (趨前)三郎就來,請李郎和一娘子上坐,稍待片刻。

(紅拂就坐,李靖閱覽各種陳設,僕乙上茶,婢擁紅拂左右。約半分鐘,虬髯及夫人,後

隨二婢，款步出，紅拂起立，李靖前迎)

虬髯 (拱手) 李郎，一妹，真是信實人，果然今天光降了，可喜可喜！(引其妻) 過來，見了李郎和一妹。

李紅夫 靖拂人 這是嫂嫂了，小^弟妹有禮。(作禮)
(作禮) 愚姐亦有一禮。

虬髯 大家請坐了 (與衆同入座，李靖紅拂上座，虬髯及其妻左右陪座)……擺酒！
(僕衆設筵，頃刻而畢，婢分侍各人後。)

虬髯 李郎，一妹，幾時離開太原的？

李靖 十五天以前。

虬髯 幾時到長安的？

李靖 昨天晚上。

虬髯 路上不大辛苦罷？

李靖 還好。

虬髯 (舉杯) 請哪！(衆隨之)

(樂細細作於幕後，約半分鐘。)

夫人 聽說一妹是個非常人，於今見了，果然果

第五幕

然。

紅 拂 嫂嫂過獎了。

夫 人 請。

(婢甲斟酒，樂聲復起，又約半分鐘。)

李 靖 三哥，太空道兄那裏去了？

虬 髯 他已雲遊到海外去了。

李 靖 他真來得逍遙。

虬 髯 噯！(平聲)

(僕斟酒)

虬 髯 李郎，一妹，我們大家開懷暢飲哪！(舉杯，衆隨之，樂若斷若續又約半分鐘。)

虬 髯 (目注其妻) 悶酒無歡，不如叫她們那些女孩子出來跳舞一場，你道如何？

夫 人 很好，……(向婢乙)你去叫她們出來。

婢 乙 是。(下)

虬 髯 來，斟得滿滿的！……李郎，一妹，今天是非醉不可哪！

李 紅 靖 拂 遵命！

(跳舞隊上，先並列向席一鞠躬，然後開始跳舞，以樂爲節奏，虬髯連飲數杯，僕連斟，每杯照乾。)

李 靖 舞得好！

紅 拂 果然舞得好！

虬 髯 舞得還可一觀麼，哈哈，好暢快！（舉杯）請哪！

李 靖 三哥今天很是開懷，便是小弟亦覺得難有這般高興。

虬 髯 可是，李郎，一妹，你們知道今天我們這會，是什麼意思？

李 靖 那不用說是一個歡叙會哪。想我和一娘，無端的遇合，已是奇了，偏偏又能遇到了你們倆，那就奇之又奇了。這樣難得遇到的人，一朝敘首一堂，你想怎不叫人高興快樂！…
…我們四個人雖然是從四個地方來的，現在却就是一家骨肉了。好罷，（舉杯）我們

* 跳舞隊可以在場婢女充任，不男其人，不過上面對話要換過幾句。

第五幕

大家滿滿的喝一杯，祝頌我們的幸福罷！

虬 髯 (與衆乾杯後) 你說得不錯，還有一個意思呢。

李 靖 什麼呢？

夫 人 歡別會哪！

李 靖 (驚奇) 這話怎講？

虬 髯 你看就是。……來，你們去把東西抬出來！
(僕衆應下，將滿置鑰匙簿籍之四几抬出，去上覆之錦帕。)

虬 髯 (起立出席) 李郎，你知道這些麼？這些都是我財產的數目。(視其妻) 你來點給他們看罷。

(李靖起立謁視)

夫 人 (出席，取物一一示李靖) 李郎，一妹看清了。這是金庫的鑰匙。……這是銀庫的鑰匙。……這是緞庫紗庫的鑰匙。……這是平田的眼簿。……這是山田的眼簿。……這是房屋貨物的眼簿。……

李 靖 這是什麼意思？

虬 髯 這些東西，現在都送給你和一妹，因為我們現在就要離此他去了。

李 靖 (急)三哥，這究竟是什麼一會事？我們的歡樂，剛才開始呢，何以便要宣告終止了。(悽然)

夫 人 事情本來這樣的，開始便是終止。

虬 髯 (視僕衆)抬過了。

(僕衆抬之下，虬髯及其妻重入座。)

虬 髯 李郎，你看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李 靖 那不用說是一個英雄？

虬 髯 怎樣的英雄，將來的事業如何？

李 靖 是大英雄，將來必定能位極人臣！

虬 髯 呸！(去聲)

紅 拂 李郎，你錯了！

虬 髯 李郎，你還不知道我麼？我告訴你：現在的天下，已不是楊氏的天下，也不是誰氏的天下，實是一個無所屬的東西。誰有福命，誰

第五齣

有能力，誰就能作這個天下之主，老實的說，我有這個大抱負！……我已在外奔走了好幾年，準備着這件事，看來一切還很順手；尤其可喜的，就是我所看見的人，沒有一個勝於我的，我想我的大事一定可以成功了。……可是現在的情勢却大改變了，我只好心死了，只好放棄這個天下了，這個天下的主人翁不是別的，便是那太原李公子。……李郎，你想，天下既然已是有主，我還住在這裏作甚？

李 靖 喔！原來如此，我真不曉得三哥有這樣的抱負，可是三哥既然知道李公子是將來的聖明天子，爲什麼不就幫他早早登了大位，將來和小弟作個一殿之臣，同享富貴呢？這個不也是大丈夫之所爲麼？

紅 拂 李郎，你又錯了！

此 髻 李郎！我只能南面而坐，我不能北面而拜！太空道兄勸我的話很不錯：成則留，不成則

去。既然天命所歸，中原的天子，是應在太原李公子身上，我也不和他相爭，我只到海外去另找一個世界便了。……那些錢財，本來是積儲着來幫我在這中原成那大事業的。現在既然我要退往別地，那當然不能帶了去；——而且也不必帶了去，因此我便送給了你們。……你們有了這些錢，自己固然可以享用着，却也可以幫助那聖明天子早成事業。……我送你們這些錢，固然是爲了一妹的骨肉之情，可是也爲了李公子是個英雄之主，寶劍贈與烈士，我假着你們的手，索性作成了他罷。

李 靖 (悽然)可是叫我怎樣捨得你們呢？

虬 髯 唉，李郎，你又太娘兒氣了！……人生的會合，既能够忽然而來，人生的離別，當然也可以忽然而有。悲歡離合，本是人生的常情，算不得什麼一會事！……況且我們去了以後，你們的前途，正是光明着的等待你們

第五幕

呢！……這個世界，現在雖是擾亂，可是既已有了一個真主，那不出五年，就可以削平羣雄，天下太平了。那時以李郎特達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力盡心的幹下去，一定能夠位極人臣的！一妹呢，本着天人一般的姿態，懷着特別識人的絕技，當然是從夫而貴，在女界中作一個偉大的人物！……好罷，我們不要這樣的悽然寡歡了，再開懷暢飲一會罷，不要辜負了這最後的一刻兒團聚。來！換過杯來，添上酒菜來！

僕 衆 喏！（立刻辦就）

虬 髯 （舉杯）請哪！

虬 髯 （樂聲大作，約一分鐘，衆飲數杯）（感慨）我看什麼事都好像注定的，你們想：要不是一妹，誰能識得李郎；要不是李郎，誰能逢到一妹！……而且要不是有李郎等這一般人，將來那裏會有李公子的天下，要不是有李公子這樣的一個人，你們那裏會有建立功

業的地方。唉，什麼事都是注定的。

夫 人 怕也是偶然的罷！

虬 髯 正也是偶然的，不然那裏會這般巧！

紅 拂 本來注定，就是偶然，偶然就是注定呢！

虬 髯 不錯：怕我們的將來，還會注定有個偶然相逢的機會罷。

紅 拂 那正說不定的。……可是三哥和嫂嫂，究竟此後要到那裏去呢？去後會不會給個信兒我們呢？

虬 髯 我們這一去，是向東南方行的。信兒麼？我想也不必了。我們在一塊兒的時候，不妨大家往來着，可是不在一塊兒的時候，也就罷了，何必通什麼沒有甚意思的信兒，反而惹得兩地的牽心掛肚呢！（堅剛）生離麼，就不妨當個死別！

李 靖 三哥，你何以這般忍心，連信兒都不肯給我們，怕是在中原失敗了有些牢騷，所以要和我們完全斷絕麼？

第五幕

虬 髯 那亦不見得：失敗就失敗了，值得什麼牢騷，這是早已說過的，而且我將來的事情，你們自然而然會知道的。成功了，一定總能震動一世；失敗了，從此便無聲無臭，也就可想而知。那末不是你們將來總可以知道我們的消息麼？……不過我現在却有幾分把握。此後十年，總在東南的海外，一定要有一個異樣的消息傳給你們知道，那時便是我成功的時候了。要是你們還紀念我的，你們可以向東南方灑酒相賀。

李 靖 (目視紅拂，愁苦) 一娘，我難過死了！你怎樣？

紅 拂 我麼？——唉！……我自從有知識以來，便曉得自己是個孤零零的苦女，從來沒有享受過什麼家庭的幸福，骨肉的親愛。在既是偶然而又是注定的命運中，會遇見了你，又遇見了三哥和嫂嫂，我才覺得人生還有另外一種天倫的樂趣。……現在三哥和嫂嫂

都要去了，生生的奪去了我一半的樂趣，我也是個人，更是個需要樂趣的人，那有什麼不悲哀的道理！……可是什麼是榮華富貴，什麼是悲歡離合，到底我已看得很清楚，（低聲）——這或者也是我這個孤零零的身世所造成的罷，——（復原）我總不願意十分的認真，罷就罷了！……而且爲他們一方面說，三哥和嫂嫂都是非常人，他們自有他們的前途，他們自有他們的生活方法，用不着我們爲他們操心。……我們要和他們悲切切的分別，倒不如和他們快快活活的分別罷！歡敘會哪，歡別會哪，一些亦不錯！都是對的！

虬 髯 一妹真爽快！我們再喝幾杯罷！（舉杯）

紅 拂 （起立）三哥，嫂嫂，你們今天就要動身，小妹不怕獻醜，爲你們舞劍一場，以壯行色，可好不好？

虬 髯 好極了，哈哈！

第五幕

夫 人 好極了！

李 靖 (無語，愁眉呆坐)

(紅拂出座，去外衣，取劍在手。)

虬 髯 一妹你舞着，我來唱個歌兒和你。

(紅拂舞劍，虬髯以箸叩碟而歌。)

我們要向海外去；

我們要向海外去。

這中原已有主。

我不能作他的朝臣；

我不肯和他來相爭。

我只好撇棄這多年的故居，

趨向那海天深處！

李郎哪，一妹哪，

人生離合本無常，生死難憑據。

說什麼臨別涕沾巾，淚如雨。

我們都須做英雄，切莫做兒女！

唉！都須做英雄，切莫做兒女！

夫 人 (約虬髯歌畢後三秒鐘，紅拂舞未停) 我亦



來和一曲。(唱)

我們要向海外去；

我們要向海外去。

中原渺小，

怎及得海外世界無窮偉大，無窮美妙。

巍峩的山高，浩蕩的水淼，

長春的花，自芳的草。

仙都裏遊遊，天堂裏逍遙，

樂事人間少。

李郎一妹哪，

別了呀別了！

請你們放心，

祝你們前途光明，

休爲別離生煩惱！

李 靖 (當夫人歌完時即接唱，紅拂舞未停。)

送你們海外去；

送你們海外去。

我沒有言語，

我只有悲傷。
你們去了，
叫我更從那裏再見你們的英雄意氣，神
采飛揚；
豪傑心胸，鬚眉戟張。
你們的前途果然重要非常；
可是這別離之苦，苦斷我的肝腸！
三哥哪，嫂嫂哪，
從此後，
南風起時，我總要細細的爲着你們想！
北風起時，我更要殷殷的向着你們望！

紅 拂（李靖歌畢後，間三秒鐘，載歌載舞。）

送你們海外去；
送你們海外去。
你們是神龍，
我將白雲作你們的車騎；
我將碧水作你們的神宮。
可是我也要悲傷：

我沒有骨肉，我沒有爺娘；

好容易，

風塵裏，

知己成兄妹。

誰知相愛不久長，

却要一朝分手兩茫茫；——

淒涼！

休淒涼，休悲傷，

我要爲你們想：

你們要脫離這侷促的中原，

你們可以歡喜無窮。

你們這樣的特立獨行，

你們的格調高崇。

我也要爲人生想：

悲歡離合本是匆匆；

正不必認真，總應該放鬆。

三哥哪，嫂嫂哪，

我不喪氣，我只慶祝：

第五卷

海天旭日光燦爛，你們的前途和他一般的滿足！*

(歌舞畢，笑)獻醜了。

虬 髯 有勞一妹了，謝謝！

夫 人 真不知一妹這般多能！

虬 髯 (抬頭)天色已是不早，李郎，一妹，我想我們就此動身了。(起立)

李 靖 (重皺眉)唉！

紅 拂 (走近席)小妹敬酒一杯，三哥請喝了。(斟酒，遞給虬髯。)

虬 髯 (立盡)多謝一妹！

紅 拂 (向夫人)小妹敬酒一杯，嫂嫂請喝了。(斟酒，遞給夫人。)

夫 人 (立盡)多謝一妹！

李 靖 唉！

虬 髯 (向衆婢僕)你們拜了李郎和一娘；我們去了之後，他們倆就是你們的主人了，謹慎要

* 歌譜附後。

緊！

- 僕 婢 喏！(分班拜李靖及紅拂)拜見主人！
- 李 靖 罷了。
- 僕 婢 (分班向虬髯及夫人)拜別主人。
- 虬 髯 罷了。
- 李 靖 (起立)啊，三哥嫂嫂既然一定要去，怎樣的去呢？
- 虬 髯 就這樣去！
- 李 靖 不帶些人麼？
- 虬 髯 不帶！
- 李 靖 不帶些錢麼？
- 虬 髯 不帶！
- 李 靖 就只你們兩個空身去麼？
- 虬 髯 正是。只要有我，有她，(指夫人)什麼都不用帶了！
- 李 靖 唉，三哥！
- 虬 髯 李郎！
- 李 靖 唉，嫂嫂！

第五 禮

- 夫 人 李郎!
- 李 靖 你們可以不去麼?
- 虬 髯 人 (笑)那可不能了!
- 夫 人 李郎,不要忘了你的英雄意氣!
- 紅 拂
- 李 靖 我自信亦是個好漢子,什麼樣的離別,也經過了不少,總沒有動過心。可是這樣子的離別,我却有些忍受不下! 這樣子的兩個人,我却有些割捨不得!(視虬髯及夫人)唉,三哥嫂嫂呀,我却有些懊悔遇見你們了!
- 虬 髯 人 那亦不必說了。(拱手作禮) 李郎,一妹,我們就此去了!(略移步)
- (李靖隨之移步,紅拂後隨。)
- 虬 髯 李郎一妹,不要遠送了。(與其妻又退數步)
- 李 靖 啊,三哥,你回來!
- 虬 髯 (回數步)怎的?
- 李 靖 你不要去罷!
- 虬 髯 李郎,愚兄去定了!(再拱手退)
- 李 靖 三哥,三哥,你回來!

虬 髯 李郎，恕愚兄不回來了。(再遙拱手與妻同下)

紅 拂 三哥嫂嫂慢請！

李 靖 (頓足) 啊啣，一娘，三哥和嫂嫂竟是去了，這一別不知幾時才能再見哪？……唉，他們走得這麼快呀！……啊，竟是看不見了！……唉，三哥哪！

紅 拂 罷了！三哥是一條天矯的神龍，這小小的中原，本不是他奔騰的處所；如今他歸大海，上九天了，我們正該爲他恭賀，不要這樣的短氣罷！(手掩李靖)來，我們進去罷，李郎！

——閉幕——

附 錄 一

編演的經過

唐人小說中，我最喜歡的是虬髯客傳。我久已想將牠編成劇本，可是從沒有成功。不是爲着別的，有時爲着沒有工夫，所有的工夫，要敷衍賺錢吃飯的事情；有時有了工夫，却又心緒不寧，難於下手。因此文藝上的企圖，受我犧牲者，不知多少，這一個犧牲，也不過諸犧牲中的一份子罷了。

今年暑假前兩個月，便聽見校中許多同學，在紛紛的說着：「表演」，「今年的表演」，「時裝劇」，「古裝劇」，等等的名詞。原來伊們每年暑假時，照例要有一次表演的，表演中雖然也有種種別的遊藝，可是戲劇却是主要的東西，而戲劇中又必定有古裝劇和時裝劇的兼收並蓄。那時我正沒有工夫，也沒有心緒，所以並沒有過問伊們的事情。而且我以為學生的活動，最好由學生自己發起，自己辦理，做教職員的，只好處個從旁輔導的地位，所以我更是不去問伊們的消息。

有一天，我正上初中三年級的國文，在伊們自己誦習的當兒，又聽見伊們低低的在討論這表演和戲劇的問題。我就問伊們今年是否仍舊要開個遊藝表演會，伊們說是的。又問伊們是否表演中有戲劇，而戲劇中需要古裝劇，伊們也說是的。再問伊們已有適當的劇本否，伊們却說沒有。我便說：「我爲你們編一劇，材料就是你們讀過的虬髯客傳，你們以爲何如？」

伊們聽見了這話，立刻表示着熱烈的歡迎。在伊們最初的心理，不是想我本不會做這事，但是想我本不肯做這事，所以伊們從來沒有正式的請求過我。現在聽見我自告奮勇了，所以分外的高興。一退課，蕊珠便來和我談這事，叫我早些着手將這劇本編起來。

可是今年校裏的閒事，似乎特別多，似乎什麼事都免不了我的份兒，我上課的鐘點並不多，但是自從開學以來，竟沒有寫過關於文藝的片紙隻字。現在雖然答應編這個劇本了，一天天的過去，竟找不出適當的時間來，開始這個工作。不但如此，我每年本有懼怕春天的舊病，今年這舊病，似乎發得份外厲害。自從二月十五

編演的經過

日，煙霧溟濛的下午，遠遠的聽見了鳩聲以後，覺得春天要來了，便懷着不安的心。春天果然一天一天的款步而來，而我不安的心也便一天一天的加甚其撩亂。現在呢，四月底，五月初，恰當春光最濃豔的時候，一秒鐘都不肯停止擾攘的心兒，見了晴天便想出去。出去又沒有去處，便想還是下雨。見了雨天，似乎可以安心些了，却又覺得了無生趣，不如速死，時時在求死之中，什麼事也不顧。——好罷，這劇本終於給我耽擱下來了：沒工夫固不寫，有工夫也不寫；天晴不寫，天雨不寫，只是時時過着昏昏迷迷，懵懵懂懂的糊塗生活！

蕊珠又來催我了，伊說：「自從你說出爲我們編劇之後，我們是多少的盼望着，尤其是大姊熙春，和三妹霞明，和我自己。我們差不多時時談着這件事，甚至夢中也不忘記。我們已商量好誰扮誰，誰穿什麼衣服了。你想，我們是多少的興會淋漓對於這件事，請你快快動手，快快去排這個劇本罷！」

我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伊，只說：「早呢，再等幾天罷。」

已是五月上旬，伊們已開過自治會，決定於暑假時開一個遊藝表演會，一切表演的遊藝，和表演的人物，也都已共同舉定了。我依着伊們的意思，將我劇中諸角的個性說明了，由伊們推出合式的表演員。結果是：熙春扮紅拂，霞明扮李靖，蘊馥扮虬髯客。這是推出的主要角色，其餘配角，伊們許我自由酌定。蕊珠的本能和熙春相仿，伊既讓了伊的姊姊扮紅拂，我便請伊扮了虬髯夫人。全劇是全體同學合演的，熙春高中一年級，其餘各班的人都有。

角色分配定了，一連又是幾天，我對於劇本，還沒有提過筆。伊們真是急了。伊們說：「往年的表演，在兩個月前就預備起；等到表演前兩星期，早已練習得純熟，安排得妥貼了。今年到此刻，還是一動不動，實在要太遲了。」我雖安慰伊們，說：「時候還不算遲，總來得及的，」伊們只是不放心。於苦苦催我沒有結果之後，竟有些灰心的表示了；伊們見了我，也不來和我說什麼，便說，也不再提編劇的事情，只叫我明白伊們懷恨的神情，和着急的心理。

編演的經過

唉，我真不行，我不該遷延了。既已答應了，總是應該爲伊們做的，那何不早些爲伊們寫成了呢？我既決意如此，我便乘一個閒暇的下午，鋪着五分簿紙，拈着自來水筆，寫上了「第一幕」三字。可是我不該有眼睛，有了眼睛就要看到窗外的天地去，我不該有耳朵，有了耳朵就要聽到室外的世界去，我更不該有一個心，有了心尤其要上九天，入九淵，掙扎於須彌山頭，遨遊於芥子殼裏，——我只好推紙擲筆而起！我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何以會墮落至此，一毫不能振作，我真要哭！

然而我總不服氣我自己。我是我自己的主宰，我要操縱我自己！要做而做不成功麼，我偏要做，做到底！好麼，做！做！！做!!!是幾天呢，我不知道，短短的第一幕，總算脫稿了，便急急的交與了蕊珠，請伊傳給大家看，並交與自治會，油印出來。

過了幾天，我正想動手編第二幕，却見了蕊珠，我便問：「編得怎樣？」伊說：「似乎太短些。」我說：「第一幕本來沒有事實，所以只好這些。我寫的字看得出麼？」伊說：「看得出的。」我在伊的態度上，看出伊除了太短以

外，似乎還有些不滿意的地方。我不曉得伊爲着什麼，伊如此，其餘諸人大概都如此的。恨我編得太遲麼？嫌我編得不好麼？

第一幕的油印本，分發出來了。啊，給庸先生改去了許多。我檯上的紙筆又幾乎塵封起來，因爲我又懶着不肯努力了。經了自己幾度的鼓勵，才將第二幕於五月二十日的晚上脫了稿。

蕊珠與匆匆的來告訴我，伊們都已將第二幕看完了，而且不問我的字寫得如何的潦草，都是一口氣看下去的。這當然使我高興了不少。但這種結果我本來就料定的。油印好了看看，也沒有誰改去我一個字。

這樣，照理我可以快快的將全劇寫完了，或者至少將第三幕於一二天之內交給伊們了。可是事情却不然，平空又因我的無錫之遊，惹起了許多煩惱。不相干的話，我是一句都聽不入耳的，我的腦殼充滿着怒氣，差不多要爆裂了。蕊珠呢，也不十分肯了解我，我對於這個劇本，只好告個有始無終的罪過了。而且我不要諱言我是個多感的人。我所編的劇本，別人受感如何我不

編演的經過

間，我自己却在編後，已慨歎於無窮！也有些編不下去。

鼓了兩天的氣，漸漸有可以迴旋的餘地了。夜課後，在閱報室，蕊珠偶然見着我，便高興的向我說：「先生，真對不起你，方才你來發作文，我正在課堂裏揭睡，沒有好好的接受你。」這樣便開始了我們兩天來未交一語的談話。我的氣呢，真是已消了一半了。許多的談話中，伊告訴我伊近來寫着幾十首的小詩，我便要求伊給我看，伊不肯。我說：「你如其肯將那些小詩給我看了。我便不氣你了。」伊答應了，不過當晚不能，要明天了。後來我問伊：「我真有些氣你，你亦氣我否？」伊輕輕的老實說：「氣的。」我說：「好，現在我不氣你了，你亦不要氣我罷。」伊笑着說：「明天會，我要去睡了。」我急喊住伊，我說：「不能！在你去睡之先，你必須說你不氣我了。」伊在門檻邊立定了，回過頭來柔和的說：「我不氣你了，」笑着，一鞠躬，轉身逃進去了。

這樣，第三幕便於五月二十九日交給了蕊珠。

五月三十日，我因事來上海，六月一日回蘇州，接着爲了南京路的慘殺案，停課了一星期。這一星期中，

天氣很是熱，大家都忙着救國運動，當然我也不能開工第四幕了。一星期後，課固然上了，但我懈怠的心志，只貪着悶坐或渴睡。又無端感着春已去了，覺得筆有千鈞之重，提不起，紙似巉巖之不平，寫不上，只索罷休。

大家都覺得疲倦，所以藍珠也不來催我了。可是大家並沒有忘記表演的事情，過了一星期的愛國運動，又漸漸的恢復伊們的努力了。我呢，却覺得有些恢復不過來。我想就此只編三幕，以後不編了。等伊們三幕演習純熟之後，然後我再召集伊們在一處，對伊們講說以後幾幕的情節，言詞，和動作，由伊們自己去形成最完美的表演。這個意思，我曾略略和伊們提起過，伊們當然不贊成，只叫我快些寫出來。但我還是俄延着。

是六月十一日的下午罷，我走過事務室長廊的時候，又有人催我趕快寫劇本，我隨口說：「莫要急，總來得及的。」熙春和波先生正從對面來，聽見了我這話，熙春硬噴着說：「做先生的這樣不熱心，難怪學生們要灰心了！」說時眼睛並不望着我，似乎伊竟不知我就在伊的身旁，伊只紅着臉，眼睛直望着沒有目標的前面，匆

編演的經過

匆的走了過去。

我沒有話，我呆了。別人的不滿於我，或者當面恨我，我並不覺得奇怪，也不覺得嚴重。熙春呢，照我看來，伊是待人最客氣的，而對我尤其似乎沒有得罪過。現在伊這樣，伊竟這樣！我腦筋裏也不知在想些什麼，只看着伊的背影：見伊入雨中操場了，又轉灣到戶外操場上去了。不知不覺的我就轉身憑上了長廊的窗口，見伊遙遙的和波先生談着，散步着，很是優遊從容。啊，伊對我發的話已不在心意了麼？伊不回頭，是知我在這窗間呆望伊呢，還是不知我在這窗間呆望伊呢？

怕是中彈的飛鳥罷，經霜的秋葉罷，好容易，一步一步的挨到了自己的起居處，「蹬」的一聲，將身體落入了螺旋椅間，憑着寫字檯，扶着頭，苦苦的叫我的腦筋不要亂。伊這般的不客氣，索性不管這演劇的事了。不要說不再寫下去，便是講說亦不高興了。一切不管，看伊們如何……然而不好，這究竟是我的錯。我不該拖延這事到如今。如今果然應該着急了，只有兩星期的光陰了。……而且熙春非但是主要的劇員，更是全部遊藝會

中重要的主持者，伊已費心費力不少。伊這樣對我，是伊的不得已，我該原諒伊。……我不肯蝕氣與人的，這次就蝕氣與伊罷。

決定後，便取出一張信紙，磨好墨，拈出毛筆，好好的寫一個信。是寫給熙春的，告訴伊我之耽誤劇本，先是爲了沒工夫，後來是爲了無心思。沒工夫和無心思的事實，也略述了一些。我請求伊的原諒，我承認伊責我的應當。

剛在第二張信紙上寫了一二行，蕊珠來了，便問我寫的什麼信。我給伊看了，並告訴伊熙春怎樣的責我。伊安慰我，叫我不動氣。我說：「我本來確有些動氣的，但一轉念，現在完全沒有氣了。」我就提筆寫下去說：「現在什麼話也不必說了，爲着你，爲着另外幾個人，我必努力將這劇本寫下去，以底於成。……今天是星期四，我允許你：今晚上便將第四幕寫好，明天第五幕，後天第六幕，到星期日我的全劇一定完工。……」過了些時，蕊珠要去了，我便請伊將這信帶了進去。

我們幾個住在一處的同事們，每天晚飯後，總各人

編演的經過

要掇個椅子出來，在窗前的操場上坐一會。正當日漸燠熱的天氣，這太陽落山前後一刻兒，實在是個好時光，熱氣是退去了，涼風是微起了，幾個人談談笑笑，確是無上的清福。有時談得高興，或者不談而坐得有興，也會到打了上夜課鐘不進去，打了下夜課鐘也不進去，打了熄燈睡眠的鐘也不進去。要是個光明的月夜，更是要依戀着了。這一天，就是我應許完成第四幕劇本的一天，晚飯後，我照例的掇了一張可以摺攏的布椅，坐到梅花樹邊去。場上的人很多，都在走來走去的散步。沒有多久，七點鐘了，上夜課的鐘打起來了，散步的人都紛紛進課堂去了，只有我們幾個人還坐在那裏。忽然課堂那邊的門裏，走出了兩個人，認得出一是波先生，一是熙春。熙春近來因為身體不很好，告着假，所以不上課。可是伊們是不出來的，今天偶然的出來，怕也看了這樣一個晚景，不能忽然置之罷。伊們先去走走浪木，又去蕩蕩鞦韆。伊們漸漸的向這面走來了。波先生在桃枝桃葉間尋了一會，遙遙的喊着：「這桃子好得來！」我就笑說：「不要和梅子一般的偷了去呢。」接着又互相應

答了幾句。

伊們沿着牆，一面搜着排列成行的諸棵桃樹，一面愈向我們這方面走近了。我看得清熙春的眉目了，立刻想起了方才伊在走廊裏走過我面前的神情！我便立了起來，將椅掛在肩上，由梅花樹下，冬青叢裏，回進了我的起居室！

南窗是坐不得的，微茫的青光裏，開着電燈，眼睛很不便。而且南窗外是那樣的晚風，那樣的濃樹。北窗罷，北窗外不到三尺，便是一垛灰色的牆，南來的青光，又有圍屏間隔着，不會來和電燈爭攘了。

坐是坐下來了，可是心胸裏正像塞了一團亂絲，那裏理得出一個頭緒呢？唉，圍屏太沒用了，他能間隔那迤逗的青光不進來，却不能間隔我飛越的心兒不出去。燈光璀璨之下，我能作些什麼呢，只有對着一動不動的紙筆發呆！

大概外面已是黑了，其中也不知已是過了若干時刻，我的心兒漸漸的倦遊歸來了。紙上居然有字了，字又居然一行一行的加多起來了。到了九點鐘後，按着老

編演的經過

習慣，往閱報室去看了一會，九點二十分的睡鐘一打，就走回來繼續我的工作。夜氣是深沉起來了，我的神思也隨着愈加的恬靜。是的，我想文藝作品必定要受着夜的保護才能成立，日間是太不興了，多麼的紛擾！

明天的早上，見了蕊珠，便將第四幕的劇本交給了伊，對伊說：「請交給了大姊罷，總算沒有爽約。」

這天使我惱怒的事情亦很多，不過我還算爭氣，夜間在我上牀安眠之先，我能將第五幕的劇本端整好，以待明天的交給蕊珠。

星期六了，還有一幕了。下午沒有課，我想吃過飯就開手工作，不必等到夜間罷，因為這一幕我預算要長些，恐怕一個晚上亦來不及。日間寫了，夜間至少總可以早些睡。日間要是寫得完，則星期六晚上本是一個最可愛的晚上，我還來得及享受。可是午後却來了一個久別的朋友，不能不招呼他，一直到晚間的十點鐘。

現在呢，什麼都是靜悄悄了，我要開始寫這第六幕了。我早已說過，我不能感動人，我只能感動我自己。我來此地，總算已是一年。功麼，過麼，我都不問，只是回

頭在諸人相處上想想，我總不免悵惘，因為我已決定下半年不再來此地了，雖然所去的地方尚未定，而校中各方面都希望我留在此地。唉，「大風大水裏的浮萍！」唉，「在既是偶然而又是注定的命運中！」唉，「生離麼，不如當個死別！」

其實我又何止只有幽微的悵惘，我正有無窮的感慨！我更何止只有一味的感慨，我真有深切的悲哀！……

不須浪用腦力了，快些寫下去罷，十二點又是打過了。

昨天早上起身的時候，看見我脚上有許多紅點。我疑心我沒有將帳子壓得好，以致蚊蟲飛了進來。可是今天早上起身的時候，雖然見我的帳子壓得決不能使一個蚊蟲進來，而我脚上的紅點却更加多起來了，我真有些不明白。此刻，偶然的我用手到足背上去一抹，啊，竟是一手的血！知道了，原來蚊蟲沒有待我睡上牀，當我坐在這裏的時候來咬我的。我夜來貪爽快，總將襪子脫了，我在凝神壹志，寫我的劇本，他們，這些兇殘的蚊蟲，便安心着意，吮我的血液了。着上襪子罷？不爽快，

編演的經過

而且也抵擋不了許多。時時的驅逐，時時的震動我的腳罷？太不定心，不能做我的工作。索性由他們去罷，編寫這東西，無形的血已是犧牲了不少，何必珍惜這一些有形的血呢！

一點鐘，兩點鐘了，還沒有完成這第六幕。睡罷，身體已有些軟起來了，眼也有些花起來了。可是不對，明天將何以給蕊珠？將何以示熙春？將何以維持自己的允許？今夜是星期六呢，反正明天沒有別的事，遲些起來亦不要緊，寫下去，寫下去！

「精神一奮，何事不可成！」睡魔已逃到不知那裏去了，清明的腦府，分外的活潑，一毫用不着思索，只是叫手裏寫下去。哈，居然寫到「我們進去罷，李郎，」這一句了。哈，一件工作完畢了！那時看看手邊的時計，正指着午夜後的三點！

增減一二字，覆看一遍之後，我便離了坐位，走到南窗邊。窗和門本來都開着的，啊，夜氣是何等的清潤！什麼地方都寂靜，今夜是陰曆閏四月二十三，天邊尚有一些殘月，和諸多明星，看得出那屋宇和樹木，都矗立

在這個寂靜中。我呢，竟是這寂靜之主了。

睡上了牀，似乎沒有多久，起身鐘，朝餐鐘，都在朦朧中掠過去了，等到我自然而然的睜開眼，枕邊的時計，告訴我已是上午十一點。我開着門在廊下漱口的時候，便看見那邊有一個人緩緩的向我這邊走來。我雖沒有戴上眼鏡，看不清伊的面目，但我知道伊是誰了。伊到我身邊後，我便一手握了牙刷，一手將第六幕的劇本交給了伊。我沒有說一句話，伊呢，也未作一聲，就此默默的取着，一路看一路走的去了。啊，蕊珠，怕你已等得好久了罷？

不過我對於這劇本到底還沒有作完全呢，第六幕中四人應有的歌詞和曲譜，我還欠着帳。我初想這或者比了編一幕劇本還要難，所以昨晚上沒有着手，要等今天再做。蕊珠和熙春，大約可以原諒我，算我履行了我的允許，而肯容我今天補做的。我找到蕊珠，告訴伊這事，果然伊也沒甚說話。

今天既然是星期日，所以校中要比平日清靜些，傍晚時，幸喜沒有人來，大約在一小時之內，便將四個歌

編演的經過

詞寫好了。曲譜沒有寫。晚餐後不能就動手，又差不多是十點鐘的時候，等諸生物都已入了睡眠之後，我才取了一枝笛，到北窗下來竟我那一篋之功。我的左手握着笛，放在我的唇邊。我的右手執着筆，擱在檯上。我的眼看着另紙上的歌詞。我的心讀着，我的口哼着，我的右手便在紙上寫下了聲調高低的音符；有時覺得不很準確，便將左手的笛吹上一二聲。我原不是一個音樂家，我只隨着我於歌詞中心弦的振動，也在一小時之內，完成了四個曲譜。這既然只是我之所感，要是演這劇的人要另外製上曲譜，也沒有什麼不可，我這四個曲譜，就給他們作個參考罷。

雖然是星期一，我沒有課，還是要睡得遲些。忽然窗外有波先生的呼聲，告訴我有兩個學生因家中有事回去了。我便下牀，將歌詞和曲譜取了，到門邊，將門開着一些，送出去，請伊轉交與熙春。

我還想上牀睡一會，蕊珠又在門外叫起來了，說要我去幫伊們一級排演萬一的喜劇，那我只好起來了。好一個燦爛的上午！

到今日六月十五日，才了了我這一個月以來應許人家的大願心！才了了我這一年多以來應許我自己的大願心。不論這劇本好不好，我總是已將他編成功了，已是經過了多少的周折，困厄！已是感受了多少的可歌可泣！

編的事且休提，忙着演的事罷。

這劇第一次正式表演是六月二十八日的晚上。那時我在幕後，一面指點劇員的上場和下場，一面提示劇員所偶然遺忘的語句，一面照顧佈景，一身兼數職，忙得很，始終沒有到台下來看伊們的表演，那晚表演得如何，我自己一毫不知道，只聽別人對我說幾句。因此現在我追記到這演的事，我對於那晚的正式表演不能說什麼話，我將述說一些練習試演的經過。

練習的時期約佔兩三星期，可是練習的次數却很少。有時練習一幕，有時練習兩幕，不是人數不齊，便是佈置不週，最多只練習過五幕。最後一次的雛型會，雖然試演到完全六幕，但衣著和化裝亦有許多將就之處，總不能算個正式的試演。因此對於各演員的表演，我既

編演的經過

一毫不能加以批評，而練習的經過，我也不能詳細的敘述了。我現在只說一些在這練習時期中所有的幾樁瑣事罷。

我既爲編劇的人，也就作了導演的人。此劇既是我第一次的處女作，動手之前，除了唐人小說虬髯客傳以外，什麼亦沒有看過，完全由我擬創外，對於導演的事也是毫無經驗的第一次嘗試。我沒有登臺演過劇，對於海上舞臺同此事實的新式京戲，也沒有寓目過，一切的意見，還是我個人的意見。我只憑我所想像的告知伊們聽，有時或者憑我所能作的效給伊們看。有時弄得大家不開心，有時引得大家哈哈笑。

劇員除了主要數人由自治會舉定外，其餘都由我指定，而由自治會通過，因此發生了許多事情，有些是好笑的，例如：第二幕的店夥扮者青桐，忽然於第二次練習時不到。我請人去問伊，伊說伊要做店主，不要做店夥。理由爲什麼呢？原來第三幕的店主扮者望若，從前在另一個劇裏，曾扮過青桐的店夥，這次雖不是一個店，却彼此的地位倒置過來了，覺得有些不滿。我聽了

就在揭示的劇員表上，將青桐的店夥也改爲了店主，此後伊果然就沒有發什麼話。

蘊馥最能顯示出伊的用心來。伊是走讀的，來去必定將劇本放在車中讀着。不但如此，在校中時，除了必不可免的事，使伊不得不暫時拋卷以外，伊總捧了讀個不休。的確的，伊對於學校裏的任何功課，總沒有如此用心過，同學們都如此說，我看伊亦是如此。

我對伊們說，演劇不比背書，讀熟了劇本，還須將應有的動作一一形容出來。大多數人都聽我這話，只有霞明在第二幕中總不肯照着應有的動作實演，爲了怕羞。熙春勸伊，伊也不聽，熙春在這幕中比伊更是難演呢。霞明說，現在練習的時候，可以隨隨便便，等真個上了臺，自然會演得出來的。我尊重伊這個意見，就沒有勉強伊。不過正式表演的時候，我沒有看見伊，大約本着伊素有的舞臺經驗，總是能將劇中的精意，宣示出來的罷。

時間實在也不够，霞明早就說，歌曲不學了。這本是可以通融的，何況伊一定不肯學。不久，蕊珠和蘊馥，

編演的經過

學了幾次，也相繼中止了。只有熙春，很專心的學着。有一個下午，熱是熱的，風却很大，我坐在鋼琴邊，彈着簡單的音調，伊坐在窗邊，靜靜的聽着，低低的唱着，經過了許久時刻。有時學得太悶了，便談上一會。伊一面要舞劍，一面要唱，實在很爲難的，我真有心叫伊也不要學了。可是伊終於學會了，只在正式表演時，叫我不要用什麼樂器配着，以便調節伊舞劍的時間。

霞明是自治會的文藝表演部長，有許多事當然要伊負責。伊却不甚高興，看伊的樣子是爲了功課，和身體的多病，伊的姊妹幫了伊不少的忙。練習的事中，最難的要算召集演員了。不是這個不到，便是那個不到；不是這個遲一些，便是那個遲一些。因此練習時不是徒然鬧一陣，練習不成功，便是只好練習一二幕。這些事都該霞明管的，但伊是那樣的慫慫，我真急得沒有法子。有一次，練習完了，大家要散的時候，我問伊，明天要不要再練習。伊近來本不大和我說話，我知伊如此，所以也力免和伊說話，不過這事我不能不問伊，却在這時間了出來。伊怎樣呢？伊一句話也沒有，似乎沒有聽

見我的話，就此沉下了臉走出禮堂去了。我爲着這演劇的事，早就煩惱得不堪了，而現在伊更如此的對我，我一發煩惱得無以復加。我不明白伊究竟爲何如此，我將這話告訴了松先生。可是松先生雖和伊很接近，很了解伊，也不能回答一個所以然來。

隔了一天的晚上，正式試演萬一的喜劇。當完畢的時候，霞明却走到我面前，告訴我伊擬定練習我們這劇本的時間，問我可好不好。我有些驚奇，我以爲伊總永遠不和我說話的了，而現在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並且辭色也不是峻厲的。伊已知道我因伊昨天的態度而懊惱麼？要是伊已知道，我真應該羞恥，爲什麼我要那樣的量小，生伊的氣，伊來問我了，伊是何等的大度恢恢！伊還沒有知道麼？那麼我更是對伊不起了。伊是純任的自然，天真，伊並不見得有意不理我，或理我。是我神經的過敏，要以小人之心度人，我更應該慚愧。現在，伊在我面前，我覺得伊是大人，我是孩子。我沒有別的話，只恭謹的答伊：「好的，就在那時候練習。」

同時校裏要練習四個劇本，因此練習的時間，不能

編演的經過

不好好的安排定。本劇的時間最佔得多，因此大半的練習都排在晚間舉行，可是發生困難問題了，因為有走讀的通學生。蘊馥最爽快，不愧為虬髯客，就短期的遷住到校中來，扮楊素的秀川，却因此時常辜負李靖的進謁了。

正式的雛型會中，本劇已該演到第三幕了，忽然有人到幕後來報告我，說，第四幕就要上臺的太原李公子，在化裝室中大哭，不肯出來了。扮的人是超塵，我連忙奔進去，果然見伊伏在檯上，哭得很是厲害。問其原因，是爲了沒有化裝的衣巾，眼看着衣冠端正，神采飛揚的三原李郎君，和佩劍戴鬚，威風凜凜的虬髯客，不覺悲從中來，怕出去見不得人。我只好勸伊，竭力的勸伊，告訴伊這還是試演，不要緊的，正式表演時，所應用的衣靴冠裳，決可借到，不會缺少一樣。又笑說：「李公子本來是不衫不履的，怕什麼呢！而且你那好友劉大哥，也正是著着紡綢長衫，戴着白色草帽，在那裏作主人，招待你們呢。」伊真要破涕笑了，就起來揩個面，傅粉畫眉，結束上場。

我已說過，正式表演時，我在幕後，不知成績如何。可是我却聽見一個特殊的掌聲。第二幕，紅拂說：「……英雄能發達，也能有富貴的日子，固然很好；可是即使不能發達，作個失敗的英雄，窮餓而死呀，我也是樂意的！……」便有掌聲在臺下發現，特殊的只是一個人的掌聲。紅拂連下去說：「……富貴隨地可有，英雄很是難得！一般的英雄還是容易得見，恰正適合我的英雄，怕只有你罷！……」那同樣的掌聲，又接續着在同一的地點響起來。——只是他，不相識的他，我不知他對於這話是讚賞呢？是有所感？

在表演的進行中，湘先生時時到幕後來對我說：「成功的，——輿論頗佳。」這一類話，那我雖沒有見着伊們表演得如何，我也放了大半的心了。

演的事還很多，就此告個結束，再談我改編此劇以後罷。

正式表演的時候，江春兄來看的，看後，他對我說，最好將第四第五幕併合成一幕。我想他的話很對，不過忙着放假，忙着回家，回家後心又不定，劇本又不在

編演的經過

手邊，總沒有着手改編。八月十一日我到上海，過三天住到江春兄的寓處，長日蟄居，便將第四第五兩幕，併成了一幕，言語沒有什麼改變，只在兩幕銜接處有所增減罷了。

原來第一幕，曾經庸先生改過的，現在仍依我的原稿改正，不敢掠美。

劇名是熙春題的，那時熙春說：「紅拂記，虬髯客傳，都只是一人的名字，不足以概括全劇，不如用風塵三俠罷。」我本沒有意見，而伊說得又很對，便照伊的話，題名風塵三俠。

一切編演的經過，已如上述，那我爲什麼要寫這篇累墜的文字呢？

我離那校，又是一個半月了。我最會回憶，回憶的事情很多，而此劇的始末，是諸重要回憶中之一。我寫這篇文章，一以序跋此劇，一以抒我懷念之思也。我不想再到那地方去，也不想和伊們通信往來，却還不能不懷念。

不過我已往的生活是那樣，我現在的生活是怎樣

呢？浮萍麼，正是這樣子，到今天還不知此後將託跡何所。熱鬧的上海，我居得比窮鄉僻壤還要寂靜。種種的恨，種種的悶，都趁這時奔湊而至。一己之口本來不必餬，但等我餬口之人，我又不能不負責任。我也會上天，我也會入地，但我却只好懸在不上不下的半空中，過着不自由的日子。和從前的生活一相比，我將何以回首！我一想到從前的種種，我又何能忘？

然而我不是沾戀從前那生活，我要是沾戀的，我也不必脫離了；我要是沾戀的，我也可以想法重新回去了。我是什麼呢？我只是懷念！

我有這一番編劇演劇的經驗，是我的幸呢？還是不幸呢？多一番經驗，多一會惆悵，多一會惆悵，多一重消沉，而媒介都只是爲着懷念。

扯破這篇文章，燒燬那個劇本，不留一些痕跡，不要懷念罷！唉，我又何必與楮墨爲仇！秋風是起了，涼意是生了，白雲滿天的飛着，蟬聲兒還是哀哀的嘶着，多感的心兒，怎肯一刻的停着不懷念，楮墨呢何罪！

我不能已於懷念，我留着這篇文章，和那個劇本

編演的經過

罷。

我希望我竟有扯破這篇文字，燒燬那個劇本之一日！

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於上海客次寫畢。

今夜松江的電燈光下，玻璃窗邊，
我校這劇本，
我便回到了蘇州城裏，一年之前。
一年呀只是一年，
却已似千年萬年。
一年呀竟是一年，
却又似一天半天。
我那裏是在校，我是在編；
我那裏是在編，我是在導演；
然而我又那裏是在導演，我只是對於
伊們——這一年來絕無消息的伊們
——苦苦的懷念！

山源，十五年，六月九日夜半，校後，於松江。

附 錄 二

此書在二年前已發稿，由錢江春兄經手付印，並任校勘之責；但此二年中，江春兄爲了松江初中及景賢的事，心力交瘁，有時不能兼顧，便把此書耽擱起來。江春兄不幸於今年四月患傷寒症去世了，兩校也隨之而亡；即此書現在出版，他也不及一讀，令人歎息！

據山源說：這裏本有江春兄的跋文一篇，可是現在一時找不到；也不知江春有否作就；作成了，又不知擱放到那兒去了。我們在悼惜之中，特向讀者致歉意。

唐鳴時記

十六年七月三十日

虬髯客唱



我們要向海外去；我們要向海外去。



這中原已有主，我不能作他的朝臣；



我不肯和他來相爭。我只好撇棄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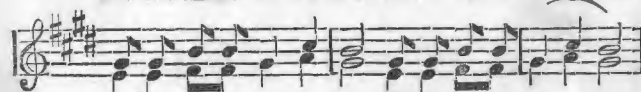
多事的故居，趨向那海天深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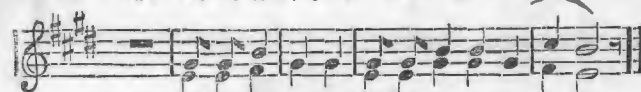
李郎哪，妹哪，人生離合本無常，



生死難憑據。說什麼臨別涕沾巾淚如雨



我們都須做英雄切莫做兒女！



唉！都須做英雄，切莫做兒女！

虬髯妻唱



我們 要向 海外 去；我們 要向 海外 去。



中原 渺 小，怎 及 得 海 外 世 界 無 窮 偉 大，無 窮 美 妙。



巍 巍 的 山 高，浩 蕩 的 水 森，長 春 的 花，



自 芳 的 草。仙 都 裏 遊 遊 天 堂 裏 逍 遙，



樂 事 人 間 少。

李 郎 一 妹 那，
別 了 呀 別 了！

請 你 們 放 心，



祝 你 們 前 途 光 明，休 爲 別 離 生 煩 惱！

李靖 唱



送你們海外去;送你們海外去.我沒有言語,



我只有悲傷,你們去了,叫我更從那



意再見你們的英雄意氣,神采飛揚;



豪傑心胸,鬚眉戟張.你們的前途



果然重要非常;可是這別離之苦,



苦斷我的肝腸!三哥哪,嫂嫂哪,



從 此 後， 南 風 起 時， 我 總 要，



細 細 的 爲 着 你 們 想！ 北 風 起 時，



我 更 要 殷 殷 的 向 着 你 們 望！

紅 拂 唱



送你們海外去;送你們海外去,你們是神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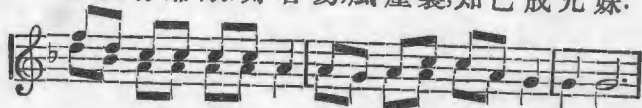
我將白雲作你們的車騎;我將碧水作你們的



神宮.可是我也要悲傷:我沒有骨肉,



我沒有爺娘;好容易,風塵裏,知己成兄妹.



誰知相愛不久長,却要一朝分手兩茫茫;



淒涼!休淒涼,休悲傷,我要爲你們想:



你們脫離這侷促的中原,你們可以歡喜無



窮·你們這樣的特立獨行,你們的格調高崇.



我也要爲人生想:悲歡離合本是匆匆;



正不必認真,總應該放鬆.三哥哪,嫂嫂哪,



我不喪氣,我只慶祝:海天旭日光燦爛,



你們的前途和他一般的滿足!

09

1

